焦氏筆乘

正續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焦氏筆乘

續正

(三)

焦竑輯

焦氏筆乘續集卷一

讀論語

孔子言默而識之。非默於口也。默於心也。默於心者。言思路斷心行處滅而豁然有契。無情契之。猶其以無言契之也。故命之曰默。夫有所學則厭。默識以爲學。學不厭矣。有所誨則倦。默識以爲誨。誨不倦矣。有非默也。故曰何有於我哉。雖然。眞能默識者。卽有亦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有無論也。

空空如者。孔子也。庶乎屢空者。顏子也。屢空則有不空矣。蓋其信解雖深。不無微心之起也。有微心之起。卽覺而歸於空。顏子之不遠復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非其動於躬也。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肥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則力少而功倍。老子曰。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顏氏散之於微者也。故曰其殆庶幾。

聖人君子。善人有恆者。人之品也。性之在人。不以品而異者。其恆也。性有恆。而人之造性有至與不至。所謂性者亡也。虛也。約也。性非亡虛約所可名。而舍之無以名性。則曰亡虛約云爾。世不知妙其亡。而實之以爲有。不知妙其虛而增之以爲益。不知妙其約。而炫之以爲泰。此其所以離於性也。離於性而欲以之聖。難已。雖然。彼雖離於性。而性之亡虛約自若也。彼自不知耳。

仕與學一理也。而未達者二之。未能自得於心耳。不知仕而優卽爲學。毋離仕而求學也。學而優卽爲仕。毋離學而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之謂。

耿在倫先生曰。子游言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以本末爲二也。子夏言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知本末之一也。觀草木之根杪。不當離末而求本。則君子之教人。可舍事而談理哉。然曰有始有卒。是猶二之也。二之非聖人也。聖人者。無本末。無先後。無始終。如環之中。以游於無窮。

李漸菴先生曰。未悟無生。則死生在前。不能無怖。臨深履薄。有戰兢之心。皆怖也。心怖於中。斯手足無所措於外。曾子一唯之後。生死了然矣。故啓手啓足。暇豫從容。無異平日。豈以怛化爲心哉。其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者。無怖心也。無怖心者。無生死也。

曾晳之志。似虛而實。三子之志。似實而虛。有勇知方。足民小相。皆實用也。而不能無待。待之未至。則我之目前。皆成空闕矣。曾晳者。莫春卽可樂。不擇時也。童冠卽可與。不擇人也。浴沂風雩卽可爲。不擇地也。彼豈有所待哉。此三子之虛。不如曾晳之實也。曰。夫子云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晳何以不對其問也。曰。此正所以對之也。蓋以謂如有知我者。執此以往耳。而以爲不對其問者。不知學術卽經綸也。不知學術卽經綸。故世之言理者。率秦以來之吏事。而聖門之作用隱矣。

孔子言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又言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

酒困何有於我哉學也誨人也事父兄公卿與勉喪事謹酒德也皆聖人日用之常因物付物之應迹耳而其心則一無有也古先生書云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菩提令孔子而有少法可得何以爲默識耶汪伯玉司馬問余曰孔子自志學至從心十年一進也孔子年踰七十亦更進於從心乎余曰非孔子之能進孔子之能舍也六十則舍知命矣七十則舍耳順矣孔子而未夢奠也安知不舍從心乎故始之所是卒而非之孔子所以與年而化也蒙莊旦暮遇之矣

君子思不出其位易艮之象詞曾子嘗稱引之以示人也不出其位卽易言止其所也人性自止而役於思者不知其止或惡思之役也又欲廢而繼之皆妄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蓋目動於色耳動於聲用而常止者惟背爲然夫身之五臟繫於背百骸九竅之榮衞背爲之輸其用大矣而謂之止者用而無用也視不以目而以背則視而無視視常止矣聽不以耳而以背則聽而無聽聽常止矣所謂不獲其身也視而無視則視不見色聽而無聽則聽不聞聲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有身而不獲多其人而不見是當念而寂非離念而寂也離念而求寂則思慮墮體繼聰者也謂之斷見當念而不寂則位離憧憧往來者也謂之常見常應常淨而泊然棲乎性宅此則非斷非常唯君子能之

此信果也必之則小人不必之則大人故學惡夫必也道無高堅前後也而見爲高堅前後老子所謂前識也夫博文約禮顏子之體諸我也而我之未竭故前識生焉曰欲罷不能猶有力可用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猶有象可從末竭也竭不竭止不止矣故曰惜乎未見其止

孔子自顏子而下意屬子貢子貢不能領也不知命本空空而索之多聞多見如貨殖者然即不無千慮一中中以億也又射覆者之方矣

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李嘉謀曰多學之爲病者繇不知一也苟知其一則仁義不相反忠孝不相違剛柔不相悖曲直不相害動靜不相亂語默不相反如是則多即一也一即多也物不異道道不異物精亦粗粗亦精故曰通於一萬事畢

孔子言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其言異矣要之知即無知語非冰炭蓋知體虛元泯絕無寄居言思之地非言所及處智解之中非解所到故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此非空空何以狀之故子思謂之不睹不聞又謂之無聲無臭曾子少孔子五十三歲羣弟子之最少者也孔子晚年得之了此大事一貫之唯口耳俱喪豈涉生死之流歟迨門人問之輒舉忠恕以對不動目前全成正覺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孔氏頓門也欲即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即是至非欲外更有至當體而空觸事成覺非頓門而何

孔言一貫老言得一學者以一爲至矣不知實無所謂一蓋因萬有一萬廢一亡子瞻衆妙堂記云元之又元衆妙之門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子瞻殆性與道會者也

世以出離生死之說。創於西極之化人。而實非也。孔子不云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未知生焉知死。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是時貝葉未播洛陽。葦航未過建業也。而語相懸合如此。學者有會於孔子之言。則化人之書。亦思過半矣。問何謂原始反終。曰原始則知無始矣。反終則知無終矣。無始無終。而死生之念息矣。

人無善無不善。而人以爲善。以爲不善。不知其同也。既得其同。故善者擇而從之。善固善矣。不善者改之。不善者亦善矣。

吾之本性。未始有物。不知性者。弊弊焉取而爲之。愈爲愈敝。舜禹知之。立於物先。而不以物易已。終日爲未嘗爲。終日言未嘗言。方其有爲。非我之爲。故爲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故功成而不居。此其有天下而不與也。

意者。七情之根。情之饒。性之離也。故欲滌情歸性。必先伐其意。意亡而必固我皆無所傅。此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之學也。曰聖人無意。則奚以應世。曰聖人應世。非意也。智也。意與智奚辨乎。曰於意而離意。意卽智矣。以智而爲智。智亦意矣。染淨非他。得喪在我。如反覆手間耳。斯爲何物。未信何繇。未信而夫子悅之何故。此學者所當深疑也。學必始諸信。不信則不能一。故信者道之母也。夫語則一人也。默則一人也。靜則一人也。動則一人也。斯不一矣。信有眞理。而不信。無理之不眞。信有眞淨。而不信。無垢之非淨。信有一我。而不信。六極無之而非我。信有一心。而不信。萬物無物而非心。斯不信矣。不一則不可強一。不信則不

可強信。惟知性者能之。

世之噉名者毋論矣。或惡夫名而避之。斯其噉名也。不彌甚乎。王麗詰云。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蓋離身而反詘其身。知名空而乃不辭其名也。性道一耳。孰爲性。孰爲道。孰聞性道。故可得而聞。猶成二也。不可得而聞。乃眞聞也。噫。世知性不可得而聞。惡知夫文章不可得而聞乎。知文章不可得而聞。則文章固性道也。

清者患其無容。夷齊不念舊惡。則清而容物者也。性者。我之故物也。温之而不使寒之。則新知日起。新非離於故也。性本日新。不温則不知其新。日温日新。而取之左右逢其原。師資之具也。故可爲人師。

孔子見南子。諾陽貨。赴公山之命。從佛肸之召。所謂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也。

王剛中曰。道無邪正。自正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正。自邪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邪。如桑中牆有茨。東門之枌之詩。具道閨房淫佚之事。聖人存而不削者。以其一念自正也。昔有學道者。久未有得。一日聞市倡之歌而大悟。聽人之言。一係乎心術如此。剛中之言。非但見詩人之心思。不及於邪。亦示讀詩者之心術。當依於正耳。

禮者。體也。仁不可名。而假於禮以名。如易之天則。詩之物則。皆名也。我有此禮而已。見生焉則歧克之。所以還於禮也。顏子之不遠復也。仁以天下爲體。孰爲仁。又孰歸仁。蓋歧於己。則天下外矣。克夫己。則天下歸矣。歸卽復也。克己矣。而又言由己。何居。己之爲己。無不自由。而有己者恒失之。故克己斯能由己也。關

尹曰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禮無體也有己非禮矣視聽言動而勿於非禮卽爲復禮非己克而更有禮可復也子瞻云如人病眼求醫與之光明醫曰我但有除翳藥無與明藥明如可與還應是翳由此言之世之求明而得翳者豈少也哉

載道必以器不重不威謂之固非其器也學則不固矣而學之自忠信始忠信者無心之謂措忠信於波流之中而懸水不能溺主忠信於客塵之中而人僞莫能膠君子所以造道也

終日不違如愚悟之以默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發其所悟也夫子退而顏子能發明之以曉人此其得之而門人日親也歟如云以身發其蘊則不俟退省然矣漸菴先生曰人性本直因而遂之則爲剛彼挾用剛之心者欲而已欲豈剛乎學者知欲與剛之辨可與言學矣

孔子於知不知曰是知也於每事問曰是禮也則孔子之爲聖可知已世乃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而相尋於博物其恥尙失所如此

晏子曰唯禮可以爲國是先王維名分絕亂萌之具也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欲防之以禮三家爲尾大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

徵生名畝字高漢古今人表晉郭子元皆言卽尾生者也生以直信立標其固甚矣然能乞醯以通鄰鄰之窮則亦不專於直也故夫子善之

無出不由戶之人。亦無不由道之人。人自不知耳。孟子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是也。若道可莫由。曷謂不可須臾離乎。

天下多吝與貪者。唯惡夫吝與貪也。故見予若辭者。輒相與多之。而不復論其當否。如此。則辭予常居其是。受取常處其非。而道爲有方之物矣。夫子恐二子之病道也。故代爲權之。令以繼富者移之周急。以九百分之鄰里鄉黨。然後知聖人爲化工之賦物。而有心如二子者。不足爲也。

禮者。心之體。本至約也。約不可驟得。故博文以求之。學而有會於文。則博不爲多。一不爲少。文卽禮。禮卽文。我卽道。道卽我。奚畔之有。故網之得魚。常在一目。而非衆目不能成網。人之會道。常於至約。而非博學不能成約。邵堯夫曰。孔子贊易自伏羲祖三皇也。序書自堯舜宗五帝也。刪詩自商湯子三王也。修春秋自魯隱孫五霸也。蓋六籍雖舊。而一經刊定。萬世與日月並懸。其事雖述。而功倍於作。豈虛言哉。老彭、王輔嗣、楊中立、皆以爲老聃也。三教論云。五千文容成所說。老爲尹談述而不作。則老彭之爲老子。其說古矣。

君都而臣咈。彼吁而此俞。虞廷之和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孔門之和也。曾子在孔門爲最少。此蓋於師友散亡。而追歎當時相與之盛耳。

禹以克儉名。然於神未嘗不盡物。於民未嘗不盡力也。倘一以儉行之。則韋布之素規。非帝王之盛節矣。非無隱也。欲隱之而不得也。非以行與也。欲不與而不能也。舉足下足。無非道場。一欬一吐。盡成法妙。此

豈可以名理求言思測哉。學者眞知行之一字。則六經爲筌蹄。千聖爲過影。釋氏之棒喝。猶屬不親。老聃之徼妙。皆爲餘食矣。

問上達下達。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二物也。君子見性。故不得有。但見其道而不見其器。小人執相。故不得無。但見其器而不見其道。君子上達。故大道可受。而以小知囿之。則非不器之大道。小人下達。故小道可觀。而以大道畀之。則爲無忌憚之中庸。

父在觀其志。而善繼之矣。父沒則觀其行。而善述之。此無改於父道也。豈必終身哉。卽三年能此。亦可謂孝。甚言無改之難耳。所謂爲人子者。無以有己也。

人之於道。以憤悱而通。如之何如之何者。憤悱之象也。不如此。卽善啓發如聖人。亦無如之何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魏伯陽曰。千周萬徧兮。爛份份。其可覩。鬼神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噫。非嘗困衡於心者。惡能味其言哉。

凡學之難。難於知也。知及之。夫已豁然還於性矣。自此徹始終也。則曰仁。徹內外也。則曰莊。徹己人也。則曰禮。皆智也。一智而三言之。何居。夫子虞人之弗徹。而幾其徹之也。故丁寧之耳。

禮言事親左右就養無方。事君左右就養有方。無方者。左若右無不當爲也。有方者。左若右有定位也。遊必有方者。豈在親之側。養必無方。而遠遊去親。則凡逆爲之計者。當有定所歟。

夫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一置心於無用。一用其

心於不善同歸於難而已。

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公山佛肸之爲人何如哉。峻拒之。未必無以召咎。故曰欲往。聊示其心之無繫。如乘桴浮海云耳。子路者。聞乘桴則喜。聞之公山則不悅。見形而不及道。固未易得聖人之趣也。

君子不處非道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不去仁也。藉令其去此。何名君子乎。非君子不去仁也。仁自不可去也。終食之間。造次顚沛之際。敏者莫措其手。智者難置其思。而仁在焉。惟君子自知而自信之。斯謂不去耳。於此不去。而以意爲仁。彌爲之而彌遠。日下孤燈。能無失照。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之爲言至也。止即易之止其所。書之安汝止也。人性自止。而自昧之。唯當父母之喪。天崩地陷。死且不知。而奚他意慮之有。故致乎性之止者。莫明於此。蓋哀慟已極而不可謂之動也。原壤登木之歌。乃反而用之。彼自以爲不動。而不知其動也。彌甚。故孔子名之曰賊。噫。斯非知性者。未易辨也。

楊敬仲曰。孔子但言憤。不言所憤者何。但言樂。不言所樂者何。而繼之曰。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令孔子而有知。其憤樂當不能以終日。況老其身乎。人心即道。無體無方。其變化云爲。如水鏡之畢照。而非動也。如四時之錯行。而非爲也。世以其無不覺也。名曰心。而實非有可指可執之物也。以其無不通也。名曰道。而實非有可指可執之象也。肫肫浩浩。非思非爲。無始終。無生死。無古今。故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文王之不識不知。顏子之如愚。子思之無聲無臭。孟子之聖不可知。皆一轍耳。

心本無怒。動乃有怒。心本無過。動乃有過。顏子怒不遷而常止。過不貳而常一。旋覺旋消。不動如故。不動則心尙不有。怒與過其奚著乎。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此顏曾爲一道也。

素以爲絢兮。言巧笑美目。素也而文在焉。子夏蓋知文質之一也。子夏雅聞一貫之說。乃能及此。夫子曰。繪事後素。則非其心矣。故曰禮後乎。疑不可以禮爲後也。他日斥子游本末之論。意卽如此。夫子夏蔽於文。夫子示之以質。乃子夏之論又超焉。安得不深喜之。曰啓予者。非發夫子之所未知。發夫子之所未言耳。

伯氏有罪。管仲奪其邑三百。而能使無怨言。非罪當其情。有以深服其心如此乎。孔明令廖立垂泣。李嚴致死。得此道矣。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所以能窮物。而無怒者。以其無私也。蓋謂此也。

學之爲言覺也。覺則其習也。時時斯悅矣。不覺則其習也。勞勞斯苦矣。老子曰。絕學無憂。易曰。不習无不利。蓋無學之學。聖學也。不習之習。時習也。無悅之悅。眞悅也。苟離性而爲學。刓方爲圓。以鳧企鶴。悅其一廢其百。作於此輟於彼。憂不可勝窮矣。惡乎悅。有朋自遠方來者。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舉夫人之桎梏而蟬蛻之。朋之樂。我之樂也。但性無聖凡。根有利鈍。其有未知者。吾姑俟之而無慍焉。要以覺之而止。此君子一體萬物之學也。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蓋非硜硜善其身而已者。故曰學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學爲師也。楊朱學道於老聃。不可謂錄錄者矣。乃不欲損一毛利天下。知有己而不知

有他也。知天下未始有一物。而不知天下未始無萬物也。知靜而不知動也。則小人而已矣。故孔子於樊遲而小人之。於子夏而小人儒之。凡以徹其蔽而還之性耳。噫。自世亡大人之學。而小人者遂以述於後世。論語一書。首尾必系之君子。獨無意乎。漸菴先生曰。黨者。意之所向也。仁體虛明。本無一物。奚過之有。唯意各有向。而過成焉。一塵棲心。則羣有橫生矣。穢秕迷目。則四方易位矣。甚哉。偏黨之爲累也。君子觀意欲之一偏爲過。則知意欲之不作爲仁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王道者。仁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禮。老子豈不知禮之卽道。顧離而言之哉。世方執名義膠器數。而吾指之曰非道。冀其進而求之也。求之而有契。然後知禮外無道。道外無禮。經曲非粗。性命非精。而名義器數。舉不足以礙之矣。世儒知禮而不知和。莊列之所鄙也。故曰彼惡知禮。意以彼知和矣。而又礙於禮。則是非眞和也。豈有轉徙恣睢流蕩之塗。而可長行者乎。以此爲道。亦老聃之所痛也。微獨有子而已。

子文文子。其行卓矣。而夫子不許其仁。非忠清之未至也。以其未知也。未知而君子之道鮮矣。夫知之則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爲聖人不知。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秖爲百姓故知之於人急也。

道不可名也。而人強名之。唐虞曰時。曦呰若時。惟時惟幾。若不在時是也。孔門曰斯。吾斯之未能信。斯焉取斯是也。然信之在我。非恃道而豐成之在人。非望道而歉。各自足而已。

舜之治天下。其爲夥矣。然謂之無爲而治者。爲而未嘗爲也。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

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皆善談無爲者也。豈古之遺言。二子得而聞之故耶。

曾子三省。自問心之詞。人心雖靈。而苦不自覺。故常提撕之云爾。或曰。聞道者無所事省。曾子之三省。殆未聞一貫時歟。曰。曾子而知一貫也。雖萬亦一也。三奚病焉。不然。即內守幽閒。猶然法塵分別影事耳。非眞一也。且聞道者而惡於省也。則道果塊然無知者乎。異日夫子示曾子曰。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道非德不尊。德非道不明。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然則世之自詭於知道而德不修者。皆孔曾之弃也。

孔子曰。主忠信。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人人有此忠信。而不自知其爲主。人人有此忠恕。而不知其即爲道。舍無妄而更求。是自成妄也。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夫門人疑一貫之說。如繫風捕影之難。而曾子斷斷然以忠恕盡之。然能直信曾子之言者誰乎。楊敬仲曰。夜半爨火滅。饑者索食。對燈而坐。不知燭之即火也。則終於饑而已。忠恕之論。燭喻也。

人施詐不信於我。常情必億逆應之。而億逆每忒。夫不億不逆。而亦能先覺。此人心自有之明。不必聖人也。而人率以意失之。惜哉。蓋此心之覺。自神自明。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吾能不以億逆亂之。斯賢於人耳。非賢其覺也。賢其不以億逆亂吾覺也。

余語傅廷尉曰。人檢括其身。不令多過。如欲爲司馬溫公、徐仲車之流。則可矣。若以進於聞道之君子。則未也。傅曰。孔子不言居處恭。執事敬乎。余曰。孔子於樊遲。非惡其不恭。而誨之恭也。以其不知仁。而因事以覺之也。蓋不知恭卽仁。則有恭有不恭。知恭卽仁。則無之而不恭。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不可棄者。卽道不可須臾離之謂也。

昧道者務多。知道者棄多。忘道者不厭多。何者。知多之不爲礙也。然此非太宰所及也。彼以夫子多能。輒疑其非聖。亦知用心於約矣。故曰太宰知我乎。知多能以少賤之故。則以多求道。非其路也。其統之有宗。其會之有元。何多之有。乃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則異此矣。故充太宰之見。則一塵可以蔽天。一芥可以覆地也。況於多乎。充黨人之見。則游之乎羣數之塗而非數也。投之乎百爲之會而非爲也。無成名者。乃其所以大成也歟。夫太宰得於一。而以疑夫子之多。黨人得於多。而不以妨夫子之一。合二說而聖人之道愈以發明於天下。則二子者。皆非凡流也已。

不由徑。不私謁。細事也。而以概滅明之平生。子游之知人。蓋有道矣。漢人云。捷徑邪至。吾不忍以投足。干進苟容。吾不忍以脅肩。語本諸此。史傳滅明狀貌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以受業。退而修行。名施乎諸侯。子游所舉二事。其修行之占與。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汝中曰。過者。無心之失也。安於過而不改。則謂之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其辨也。過可以善補。而復有心之故。則必革之而後復於善。易曰。復、剛反也。革、去故也。夫鼎之實雉膏。以

其空也。有物塞之則否。必顚以出其否。而復歸於空。斯乃无咎革復之義也。

春秋之時。有以堅白鳴者。此硜硜自好者也。孔子無可無不可。豈爲之哉。夫有堅必有磷。今不曰堅矣。我無以受磨而奚磷。有白必有淄。今不曰白矣。我無以受涅而奚淄。蓋聖人無成心。要以有濟而已。若抱堅白之空名。而一無裨補。則是匏瓜之繫而不食者耳。匏瓜星名。繫卽日月星辰繫焉之繫。匏瓜本可食。此則徒有其名而不食。如詩言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者也。匏瓜說見應柳之天文圖。

蔡邕正交論云。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教之以距人。師也褊。故教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

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子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反也。乃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其知識多寡之較。猶然瞶瞶耳。故夫子曰弗如也。言其眞不如顏子。非許之也。陸子靜曾論此。有門人曰。爲是尙嫌少在。味其言。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我有一端之學。而人與我異。此異端也。今憎不知學。而指他人爲異端。如露處而譏人之宅爲不美也。善乎王汝止之言曰。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爲何物耶。姑無急異端之攻也。

疏水曲肱。簞瓢陋巷。孔顏之阨窮。抑已甚矣。一則曰樂在其中。一則曰不改其樂。此豈勉強以靳勝之哉。勉強不可以言樂。勉強不可以持久。則孔顏之爲樂。必有以也。周茂叔嘗令二程尋孔顏樂處。非求之孔

顏。求諸己而已矣。或曰。吾方憂之冲冲也。何樂之可尋。曰但諦觀憂來何方。作何形相。所依既不立。能依何得生。當體全空。豁然無礙。則轉憂爲樂。在瞬息間耳。

老子曰。道生一。當其爲道一尙無有也。然一雖非所以爲道。而猶近於本。多學雖非離於道。而已涉於末。二者則大有間矣。雖然。此爲未悟者辨也。學者眞悟。多卽一。一卽多也。斯庶幾孔子之一貫者已。

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卽其言而並觀之。則學之所重輕見矣。奈何文滅質博。溺心者衆也。淮南子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元光。而求知於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噫。世之言學而不蹈此者幾希。道不可知。求之者爭爲卜度。皆孔子所謂億也。毋論億而弗中。中亦奚益。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卑之存石。存瓦。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噫。藉令覆盂之下而無所置也。射者不爲徒勞乎。一旦徹其覆而親見其無一物也。然後知向之金玉瓦石。意見芬芬。皆爲妄想。

世儒類以信言果行者爲躬行之君子。而實非也。彼以硜硜之小人。而欲冒君子之學。豈知其方圓冰炭不相若乎。唯視聽言動。默爾證眞。行住坐臥。冥焉生覺。知大身爲非身。悟形色卽天性。斯孔子所謂躬行者也。然則何言未之有得。曰躬行者。無所爲。無所執。又何所得乎。是未得乃眞得也。然則信果可盡廢歟。曰。知道者卽信果。無非躬行。何可廢也。關尹曰。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抑孰知爲之爲無爲。執之爲無執也耶。知爲而無爲。執而無執。故人卽命曰天。

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是求諸事矣。事非所以求仁。故夫子曰何事於仁。以事求仁。雖聖如堯舜。不能無病。故莫若求仁於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自心之無動搖也。謂之立。自心之無窒礙也。謂之達。己欲無動搖。亦欲人無動搖。己欲無窒礙。亦欲人無窒礙。以此爲施。其視教人以善者。萬萬不侔。況夫分人以財者。奚足言哉。天竺書言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若人以四句偈。爲他人說。其福勝彼。即此意也。學者未造於此。當近而取譬。取譬者參合於心。如云如之何如之何也。亡何豁然還其本眞。則立達之妙。天然自足。不假外求。而仁全矣。何者。人心自立自達。所謂仁之方者一。明之而已。非有加也。

孔子言己空空無所知。唯叩問者是非之兩端而盡言之。舍此不能有所加也。蓋孔子自得其本心。見聞識知。泯絕無寄。故謂之空空然。非離鄙夫問答間也。淨名云。言語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無離文字說解脫相。世人作無著任緣之解。既墮邪觀。起寂然冥合之心。亦存意地。於本地風光。有何交涉。昔有學者問於師曰。不作意時。還得寂然否。答曰。若見寂然。即爲作意。噫。此空空之妙詮也。

見大賓。承大祭。與施諸己而不願。此其心豈窮索而獲哉。吾所自有也。反而得之。則出門使民。與施諸人者。無之而非是。奚怨奚弗怨。何也。舍其心而外索。故施而不應斯怨。怨斯弃。是心也。吾之自有。猶食焉者之自飽也。何與於人。而冀人之應爲。知此者可以識仁。可以明學。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學於古聖

人詳矣。此獨言文王者。何居。胡正甫曰。詩稱文王功業極於光顯。乃語其德之所紐。特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於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子之空空而毋意必固。我殆默契於此也。子思作中庸。明家學。亦咏嘆於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意亦可見已。故法言曰。仲尼潛心文王矣。達之顏子。潛心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志於道者。舍孔顏所孳孳而弗求。則何求哉。

克伐怨欲不行焉。夫子嘆其難。不許其仁。世謂不行爲守仁爲化。由守斯可化。殆非也。率是道也。如靈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而豈求仁之路哉。語云。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制情者。絕之始萌也。然制情情存。第不造於惡而已。忘情者。情未萌也。情既不萌。忘何所忘。情忘心空。道將來契。斯孔門之所謂仁耳。

讀中庸

中庸一書。孔氏之微言也。而解者多失之。不知以中庸釋中庸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釋天命也。自誠明謂之性。釋率性也。自明誠謂之教。釋修道也。何謂於穆。蘇子曰。天也者。非人之目力所可至也。目力之所極。蒼蒼耳。蒼蒼耳。故謂之元。此命之說也。居見聞之地。即見聞所不及處。思爲之際。即思爲所不到。非於穆而何。故曰不睹。曰不聞。曰隱。曰微。曰未發。誠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率其性而不動。於情則爲道。誠者。天之道也。誠明者也。修是道而歸其本則爲教。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明誠者也。然則率其性。斯道

在矣、而戒愼之。恐懼之何居。曰。性之靜。非離情以爲靜也。而不知性者。常倚於情。夔夔齋栗。不敢離一絲焉。所以愼之也。愼獨矣。而必系之喜怒哀樂者何也。曰。聖人獨能無情哉。喜怒哀樂。雖其憧憧焉。皆未發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是也。不然。卽撥喜怒哀樂而去之。不得言未發也。首楞嚴曰。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是也。曰。動於情矣。而欲以之性。則何居。曰。未嘗動也。而夫人妄以爲動。知其未嘗動也。情亦性矣。何也。水可爲波。而波未嘗不水也。性可爲情。而情未嘗不性也。噫。非知性知天之君子。孰能辨之。

中庸之言中。猶論語之言仁也。子思特異其詞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則可覩已。成性存存。無方無門。故謂之中。肫肫也。而待衆形之雕。淵淵也。而供萬有之酌。浩浩也。而中一曲之用。故謂之本。循性而動。其動也止。故謂之節。不處聖而增。不在凡而縮。不此通而彼塞。故謂之達。中和何以言致也。曰。中和。性也。而無以致之則遠。覺之所以至之也。兵法曰。致人而不致於人。此其喻也。致虛、致道、致曲、皆致之也。曰。中和也。而待致乎。曰。中和而惡於致也。則道何以言修哉。致與修非力之也。覺而反其本之謂也。故不行而至。斯眞致矣。無所修之修。斯眞修矣。易曰。知至至之。此之謂也。

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何也。曰。是性也。其在上則名天。其在下則名地。其中處則名萬物。皆我之性也。人不知性。所謂肝膽楚越也。而惡乎位且育之。人復其性。所謂宇宙在乎手。造化生乎身也。而惡乎不位且育之。蓋有方則封畛立。有體則小大生。神無方。故彼卽我。我卽彼也。易無體。故小卽大。大卽小也。未嘗

分異隔閡而自然達乎神明盡性之極也。

薛君采曰中庸精義盡之首章矣自此以往則第二義之談也曰非然也喜怒哀樂皆性也舜之孝武王之征伐周公之制作九經三重之施爲皆喜怒哀樂也而惡能淺深之子思亦虞人之異觀之也而發其端曰費而隱費非待隱而立也隱也者言乎費之妙也彼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若言其一實不免於二之矣。

中庸其至矣乎可以知知非至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可以能能非至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非聖人不能知不能能也中庸不可能聖人亦不能之也不可能則爲至道不能之則爲至德以至德凝至道冥其情以反乎中之謂也曰道果如是至乎曰此非予言也固子思子之言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當喜怒無喜怒當哀樂無哀樂也僧肇云知惱非惱則惱亦淨以淨爲淨則淨亦惱知惱之非淨卽知發爲未發可以觸類而通矣。

或疑致中和何以天地位萬物育余曰天地萬物自位自育中和未致者以爲不位不育淨名經舍利弗言我見此土邱陵坑坎荊棘砂礫穢惡充滿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爲不淨耳譬如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是盲者過非日月咎衆生罪過不見如來佛國嚴淨非如來咎又云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飯豈有異異自天耳。

讀孟子

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蓋迷悟悉空法塵俱淨非限量之所及豈言論之能詮善乎陸子靜之言至是雖夫子亦不能逃於曾子矣臨濟初視黃檗如登天也一見大愚輒曰由來黃檗佛法無多子至此黃檗亦不能逃有臨濟故也

孟子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又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孩提之童與赤子異赤子始生塊然純樸非無天地萬物而不知天地萬物識未生也孩提之童則知識生混沌鑿矣大人知識千轉萬變而不失赤子之心處弱喪而得大歸者也老子曰如嬰兒之未孩又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皆此意余童子時家有一書專論未發之中髣髴記其二語曰赤子是未發孩提則已發當時深疑之迨今始得其解然不記爲何人書矣

問赤子無知何以應務曰應務不賴知也莊子注云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知以制之哉世人不知知之自知又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又爲見以見之皆附贅懸疣也列子云仲尼能廢心而用形夫能廢心而用形者其惟赤子乎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天卽淸淨本然之性耳人患不能復性性不復則心不盡不盡者喜怒哀樂未忘之謂也由喜怒哀樂變心爲情情爲主宰故心不盡若能於喜怒哀樂之中隨順皆應使雖有喜怒哀樂而其根皆亡情根內亡應之以性則發必中節而和理出焉如是則有喜非喜有

怒非怒。有哀樂非哀樂。是爲盡心復性。心盡性純。不謂之天不可得已。

問夜氣曰。頃萬純初訪余僧寮。間談向夜留不能去。時春雪生寒。僮僕靜默。因誦王摩詰之語。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疏鐘相間。眞當日事也。久之雨聲暫歇。賓主嗒然茗冷燈殘。形骸忽廢。故知善言未發者。無如孟子矣。問平旦之氣曰。人之旦也。一夢甫終。諸緣未始。靈臺恬曠。虛白自生。非息之以夜。能有是乎。學者於此。警地一下。何事不了。樂天詩所謂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也。

子庸有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爲孟子自道之言。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曾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爲曾子自道之言。或疑之。余曰。言高則遺下。聖人之道無高。言淨則遺垢。聖人之道無淨。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唯心之謂與。夫操則存舍則亡者。非貴操而賤舍也。言其無所容操也。出入無時者。非言出入也。言其無出入之時也。是心也。欲爲之操。舍不可得。欲求其存亡出入不可得。則唯有莫知其鄉而已矣。莫知其鄉。卽莊子所謂無何有之鄉也。知其爲安身立命之處。而棲志於是。斯妙於存心者已。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可以踐形。形性豈二物哉。知形之非形。則形色卽天性耳。莊生曰。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猶二之也。至言頗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則求其爲己了不可得。形性其奚擇乎。

焦氏筆乘續集卷二

支談上

孔子與老子同出周季。良由黃虞漸遠。故大聖迭起。以振羣蒙。非偶然也。釋教周時未入中國。孔老同時問答。爲之徒者。或至參商。儒學繼老子。老子亦繼儒學。繼儒學者。非獨不知儒。亦不知老。繼老子者。非獨不知老。亦不知儒。善乎。曹德芳之語高叔嗣曰。聖人之言道。如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匈奴則謂之撐犂。豈有二哉。天固不自知。而人強名之。又爭辯之。故學者誠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也。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爲少矣。第學者童習白紛。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錮我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充棟。大抵皆了義之談也。古人謂闇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之寶劒。抉盲眼之金鑷。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爲篤論。

人之未知性命。強訶佛老者。以孔子有攻異端之語也。斯時佛未東來。安知同異。且令老子而異也。何孔子不自攻。而今之人乃攻孔氏之所不攻者耶。王汝止有言。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誠何物耶。姑無論異端也。

世之闢佛者。謂其非中國人耳。不知肅愼之矢。氏羌之鸞。卜人之丹砂。權扶之玉石。中國之人世寶之。獨

其徵言妙論。乃撚耳不欲聽。亦可怪已。嘗謂此性命。我之家寶也。我有無盡藏之寶。埋沒已久。貧不自聊矣。得一賈胡焉。指而示之。豈以其非中國人也。拒其言哉。彼人雖賈胡。而寶則我故物。人有裔夏。寶無裔夏也。況裔夏無定名。繇人自相指射。我指彼爲裔。安知彼不指我爲裔耶。達者可爲一噱。

或病佛離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管登之曰。佛雖令比邱辭親出家。當其說法。人天畢集。比邱特其中一類耳。夫釋迦既示同比邱之迹。金粟如來。復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之不障道也。況佛度盡衆生。而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敕比邱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死。而後隨順衆生入生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非妻子不續。而佛聽比邱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爲稼圃者。亦必有不戀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人無志於了性命。而逆憂其乏妻子。皆戲論也。

首楞嚴觀音大士。隨機現身。若佛身。聲聞身。梵王身。人王身。比邱身。童男童女身。天身。龍身。以及人非人。有想無想等。凡三十二應。華嚴善財童子。參善知識。文殊普賢。比邱。比邱尼。長者。童子。優婆夷。仙人。外道。國王。婆羅門。凡五十三人。蓋以示道無不在耳。邵堯夫詩云。能休塵境爲眞境。未了僧家是俗家。由此言之。正不當以緇素爲斷也。

孔孟之學。盡性至命之學也。顧其言簡指微。未盡闡晰。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能發明此理。爲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卽孔孟之義疏也。又何病焉。夫釋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漢宋諸儒之所疏。其

糟魄也。今疏其糟魄則俎豆之。疏其精則斥之。其亦不通於理矣。

孔老釋迦之出爲衆生也。法華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見於世。又云。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諸有所作。常爲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衆生。知佛則知孔老矣。後世源遠流分。三教鼎立。非聖人意也。近日王純甫、穆伯潛、薛君采輩。始明目張膽。欲合三教而一之。自以爲甚偉矣。不知道無三也。三之未嘗三。道無一也。一之未嘗一。如人以手分擘虛空。又有惡分擘之妄者。隨而以手一之。可不可也。夢中占夢。重重成妄。

王汝中云。人言世儒借路禪家。非也。豈惟吾儒不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禪家之路。吾儒亦不借吾儒之路。數語甚當。香嚴問溈山西來意。溈山曰。我說自我底。不干汝事。終不加答。後因擊竹有悟。始禮謝溈山曰。當時若與我說破。豈有今日。禪家不借禪家之路也。堯夫學於李挺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勿竟其說。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此儒家不借儒家之路也。經頌云。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學道者當盡掃古人之芻狗。從自己胸中闢取一片乾坤。方成眞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腳下。

支談中

羅先生云。仁者人也。分明我卽是仁。卻不肯自信爲仁。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分明我卽是知。卻不肯自信爲知。世人顚倒。往往如此。華嚴論云。三乘之器未迴心者。常居法界海中。諸佛境界。與佛同

德同身終不能信不覺不知別求佛見文始經云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內無思則心不知心外無爲則身不知身內不見心外不見身則寂然不動感以寂通則不以心知不以身爲無思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是謂通天下之故此卽常應常淨之說也非至神何以與此

世人不識眞淸淨體以無爲爲淸淨者非也道家定觀經偈云智起生於境火發生於緣各得眞種性乘流失道原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若知知本空知卽衆妙門又釋氏心銘亦曰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端寧知一種一處不通兩處失功迷有沒有從空背空今以兩偈發明卽見淸淨眞體定觀偈言智生於境火發於緣智與火卽是吾之心智由智逐境心緣物而情識生焉乘其流散乃失道原然本是妙明眞一種性自然流注非有別體若生心取舍起念息知心不可息祇益煩撓若知吾心本無有異由吾自戀乃失淨體念念自覺念念皆空則無始以來麤重習氣頓然淸明釋氏心銘亦不異此蓋以止止動動未可止更增止心是迷有而入於有從空而背於空矣所謂一處不通兩處失功也寧知淨穢本空動止本一由吾自異故彼成異

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心者七情之根有喜有怒有哀樂非心體也滌情歸性謂之洗心心不離情精純自注謂之退藏於密在我如此則涉世而未嘗涉世謂之吉

凶與民同患。內無我。外無物。則其始無始。故曰神以知來。其終無終。故曰智以藏往。人之一身用而常止。動而常寂者。其背乎。故易曰。艮其背。受而不取。納而不留者。其腹乎。故老子曰。爲腹不爲目。

易言復以自知。又言復則不妄。復者。迴光自照也。蓋反本還源。方爲自知。反本還源。方爲无妄。若非鞭心入裏。而空事多聞。定復何益。故云阿難多聞總持。積歲不登聖果。息緣反照。暫時卽證無生。

關尹子曰。萬物之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向讀之有省。然儒典中絕未有此論。後檢宗鏡錄中引二語。司馬彪云。性者人之本也。蔡邕云。性者心之本也。則中郎已道之。但其言含蓄未甚分明耳。又元宗內典云。靜謂之性。心在其中矣。動謂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此可爲蔡語之疏解也。

問空空之門。其下手云何修爲。曰。無始以來。無修證佛。其了手云何漸次。曰。無始以來。無次第佛。李宏甫先生云。無門可入。更入何門。本無不了。更欲何了。

起信論云。修多羅說。若有衆生。能觀無念者。則爲向佛智。故無念有二義。以念爲苦。欲加除滅者。是小乘法。卽念而無念。一念頓圓者。是摩訶衍法。永明云。見性之時。性本離念。非有念而可除。觀物之際。物本無形。非有物而可遣。故云離念之智。等虛空界。

西影禪師名深。有嘗過建業。共論無念之義。翟德孚後至。云念本非有。念不必無。知是義者。是名無念。予

觀馬鳴云。如人迷故。謂東爲西。方實不轉。衆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爲念。心實不動。卽此義耳。問何謂原始反終。曰。父母未生之前。始也。此時無有處所。了不可得。四大各離之後。終也。此時亦無有處所。了不可得。始終了不可得。卽今現在何處。故經云。知是空華。卽無流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問過去未來。其空已見。此心現在。何得言無。曰。無現在心也。翟德孚有言。我一舉心。已屬過去。我心未舉。方名未來。非未來心。卽過去心。現在之心。復住何處。學者知一念纔起。了不可得。是過去佛。過去不有。未來亦空。是未來佛。卽今念念不住。是現在佛。念念相應。卽念念成佛。此是最初方便之門。還源觀云。由於塵相。念念遷變。卽是生死。由觀塵相生滅相盡。卽是涅槃。經言。學道者歷三大阿僧祇劫。子欲當處便了。可乎。曰。有是言也。然經又曰。彈指超無學。又曰。不歷僧祇獲法身。直須單刀直入。豈在延歷歲時。起信論云。若聞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勤苦修行。乃得涅槃。亦不怯弱。以信知一切法。從本以來。自涅槃故。雖然。三僧祇劫。蓋實有之。始也。不信有佛可成。阿僧祇劫一中也。知有佛當學。阿僧祇劫二終也。知佛在心不在人。阿僧祇劫三到此猶是暫止化城。未詣寶所。何以故。有佛有衆生。非究竟法故。

佛者、覺也。言覺無所覺也。釋者、放也。言不爲法縛也。三昧者、正受也。言不受諸受也。如此則妙性無寄。天眞朗然。苟其有覺有受。祇屬情塵。悉非眞際。故華嚴經云。佛法不可覺。了此名覺法。諸佛如是修。一法不可得。

楞伽經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圓覺經曰。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循諸性起。無取無證。故妄想無

自性。圓覺亦無自性。世人或祛妄懷眞。未忘二見者。謬生分別耳。毗陵徐士彰。與余試南宮。題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士彰語余曰。此決非孔子之言。何故置此一物胸中耶。余笑而然之。若士彰。非隨人悲喜者也。

余論眞如无自性。或疑之曰。從上聖人。皆言佛性。何得言无自性耶。余曰。无自性。卽佛性也。華嚴頌云。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切諸法无有餘。悉入於如无體性。又云。譬如眞如本自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眞性。以如是業而迴向。

此淨妙明心也。外道見爲自然。凡夫見爲生死。聲聞見爲四諦緣覺。見爲因緣。小菩薩見爲但空。大菩薩見爲中道。諸佛見爲實相。惟一眞空。見有差別。見雖差別。空性不殊。王介甫詩云。侏儒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忻怨。故但爲戲劇。貴亦可賤。亦可貴。而之賤。賤而之貴也。亦無不可。無忻怨。故但證眞空。佛菩薩可。聲聞緣覺可。凡夫外道。以至四魔八萬四千煩惱門。亦無不可。無取舍故。

首楞嚴言。二種根本。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淸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何謂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余鄉殷時訓宗伯。嘗語余曰。木末蟲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火焰之上。心意識亦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余曰。經云。平等眞法界。諸佛不能行不能到。又曰。實際理地。大魔王不能行不能到。若有法界可行可到。猶成二見。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卽道。

問悟眞空妙理者萬不得一今何謂不施人力卽得無疑曰既謂虛空千聖拱手何處可以厝力普超三昧經云阿闍世王曰唯願濡首解我狐疑濡首答言大王所疑恆河沙等諸佛所不能決所以者何假若有人自言我以灰塵煙霧汙染虛空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汙濡首又問設今大王取此虛空洗之使淨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洗濡首曰吾以是言大王之疑恆河沙等諸佛不能決也蓋衆生不了自心妄生垢淨迷悟之解遂於無疑中起疑無決中求決若能諦了豁爾意消尙無疑與無疑何懷決與不決故佛說無生無得之理皆是一期隨宜可便

問古人雖言無修無學但恐落空不免疑畏曰寶頂經云佛告迦葉譬如有人怖畏虛空見人搥胸叫呼汝等爲我除此虛空此空爲可除不迦葉言不可世尊佛言迦葉若有沙門婆羅門怖畏性空我說是人失心狂亂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竝是說空方便若畏此空云何不畏一切諸法若惜諸法云何不惜此空佛性論問云此經爲顯何義答爲示一切諸法本性非有故說法空非關法滅然後得空故於空性不應生怖因妄說眞眞無自相從眞起妄妄體本虛妄旣歸空眞亦不立論云當知一切染法淨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可說大智度論云若世諦如毫釐許有實者第一義諦亦應有實此之謂也

現前心通前心後心猶如眼見前佛後佛萬濛同時文始經曰知道無時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知到無方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故云遠近世界佛及衆生三世一切事物莫不於一念中現何以故一切事法依心而現念旣無礙法亦隨融是故一念卽現三世事超顯然所以經偈

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又云。始從一念終成劫。悉從衆生心想生。一切刹海劫無邊。以一方便皆清淨。

華嚴論云。涅槃訶二乘曲見。佛從兜率天宮降神處胎。如是入相成道。皆爲曲見。如華嚴經智入三世而無來往。十方諸佛以無古今性。成大菩提。一念見道。古今見盡。新故總無還。同已前億千劫佛。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亦與未來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以自證見三世無時故。無時卽無來去故。

支談下

問如來藏具種種功德。今但離一切相。何以滿足如來法身。曰。約教中有表有遮。離一切相爲遮。具種種功德爲表。其實遮中卽是表也。起信論所言。功德有大智慧光明義。有徧照法界義。有眞實識知義。有自性淸淨心義。有常樂我淨義。有淸涼不變自在義。有滿足無所少義。雖有此諸功德。而實無差別之相。離分別相。是故無二。故無明不起。卽是智慧。若心起見。卽有不見。心性離見。卽是徧照。若心有動。非眞識知。心能不動。卽是眞識。無有自性。卽是淸淨。非常非樂。非我非淨。卽是常樂我淨。有起則有變。無起無變。卽是自在。更見前法。則有所少。卽此一心。更無所念。卽是滿足。準此離一切相。卽如來藏。卽如來法身。

世有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棲禪庵。而臨機應務。照用全虧者。是斷滅種性之人。非眞知無念之理也。蓋實際理地。不染一塵。淸淨門中。不捨一法。苟其內照發明。窮源徹底。何理不燭。何事不通。故佛言我住於無念法中。得如是黃金色身三十二相。放大光明。照無餘界。

首楞嚴云。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此分明示人入手也。偈云。旋汝倒聞機。反聞聞自性。蓋自性亡所亡所曰寂。人唯逐於前塵。念念相續。故不能當念而寂。回光反照。本地風光。譬爾現前。一可亡。六可消矣。不特觀音大士也。十二菩薩皆此方便。如曰旋見循元。曰反息循空。曰還味旋知。曰旋法歸無。曰旋湛心光。旋者回光返照也。

首楞嚴曰。逆生死。欲流返。窮流根至不生滅是也。陰符曰。殺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是也。文始曰。冥。一情冥為聖人是也。皆回光返照也。

文始經決非關尹子作。其所言嬰兒蕊女。土偶呪誦之類。老子時無是言也。然其旨足發首楞嚴之奧。祛後學之疑。令關尹復生。不能易也。如曰一情惡為小人。一情善為賢人。一情冥為聖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祕。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為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為無知。普天之下。道無不在。又曰。蜃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普天之下。我無不在。又曰。我之為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又曰。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雖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又曰。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又曰。今之情。情不停。皆氣所為。而氣之為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未嘗合。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若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又曰。譬若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蓊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噫。

此諸佛之密因也。

世人顛倒無明。從我生也。古人云。衆生性同。虛空煩惱。何處安腳。又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無有身。而有何患。如此則源涸流乾。根危葉謝。寧有無明。復爲我患。永嘉云。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贊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喪。

古云。六道之道。離善之惡。離惡之善。二乘之道。離漏之無漏。菩薩之道。離邊之中。諸佛之道。無離無至。何以故。一切諸法。卽是佛道。故所以言阿鼻。依正常處極聖之自心。諸佛法身。不離下凡之一念。爲是故也。如此則佛凡都無分別耶。曰佛凡諸法。從心幻生。心本無形。法有何相。寶積經云。一切法是菩提。乃至五無間業。亦是菩提。何以故。菩提無自性。五無間業。亦無自性。是故無間業。卽是菩提。華嚴論云。六波羅蜜中。無方便波羅蜜者爲方便。波羅蜜行於非道。彼小器未堪聞也。所以者何。有畏愛故。故道非道不爲礙。畏愛自爲礙。若是大智量人。一切舉動施爲。語默啼笑。盡成佛慧。故變惡爲善。或變善爲惡。使惡法教化。十地菩薩。使善法教化。六道衆生。能向明處解朗縛暗處解暗縛。撮土成金。撮金成土。隨機應物。變弄自由。豈道非道所能牽繫耶。菩薩行於非道。詳具淨名經。

問。學道先悟否。曰。悟甚麼。然則先修否。曰。何處修。曰。明了之人。究竟如何。曰。亦無究竟。佛說持戒。如何行持。曰。教誰行持。華嚴經云。身是梵行耶。身業四威儀。乃至佛法僧十衆七遮和尙羯磨壇場等。是梵行耶。如是諦觀求梵行者了不可得。是故名爲清淨梵行。如是持戒。不見自身。能持戒者。不見他身。有破戒者。

非凡夫行。非賢聖行。不見自身。發菩提心。不見諸佛成等正覺。若好若惡。若有少法可得。不名菩提。不名淨行。

客有患夢境紛擾者。問余曰。子夢奚若。余曰。夢境寧一時我無喜紛擾時亦無患。客曰。何也。余笑曰。既謂之夢矣。尚苦分別耶。曰。何以言寤寐恆一。余曰。寤寐原一。子自二之耳。如來示教勝軍王經曰。大王當知。譬如夢中所見可愛園林。可愛山谷。可愛國邑。及諸異類。彼夢覺已。所見皆無。如是大王國祚身命。虛僞無常。一切皆如夢所見。故知夢中境界。覺時境界。唯心所見。更無有異。世人但信夢境是虛。例執晝境是實。是以大覺垂愍設況比知。將所信之虛。破所執之實。令所執之實。同所信之虛。頓悟法空。皆入宗鏡。

淨名經云。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豈是不見不聞。同於木石。永明云。但息自心。非除法也。法本自空。無所除也。所以滿眼見色。滿耳聞聲。不隨不壞。了色聲正性故。何者。若隨色聲之門。即墮凡夫之執。分別妍醜之相。深著愛憎。領納讚毀之言。妄生忻厭。若壞色聲之相。即同小乘之心。此有三過。一色等性空。無可壞故。若壞方空。非本空故。二由空即眞。同法性故。若壞方眞。事在理外故。三由色即空。不待壞故。壞則斷滅。是以如來五眼洞照。無遺豈同凡夫生盲二乘眇目。但不隨不壞了二見之邊邪。非有非空。契一心之中理。則逢緣不礙。觸境無生。

經云。佛告比邱。汝等日夜常生無量百千衆生。若能智照。不起相續之念。即是度衆生。又了念即空。無有起處。即是度盡無量百千衆生。不見有一衆生得滅度者。先佛如是自度。然後轉示他人。苟離此與悲皆

成妄想。淨名經云。菩薩云何觀於衆生。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菩薩觀衆生爲若此。文殊師利言。若菩薩如是觀者云何行慈曰。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爲衆生說如斯法。是卽眞實慈也。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云。猶如於幻師害多幻化衆。實無有所害。所度生亦然。幻化及有情。諸佛法亦爾。若悟同一性。無自性爲性。

問佛菩薩具諸神變。今只了一心。將何攝化。曰。冥寂之門。本無不具。但專取事相神通。卽乖眞趣。華嚴頌云。若以威德色種族而見人中調御師。是爲病眼顚倒見。彼不能知最勝法。故輔行記云。修三昧者。忽發神通。急須棄之。有漏之法。虛妄故也。昔彭城王問諸大德。證果卽得成聖者與。我左腋出水。右腋出火。飛騰虛空。放光動地。我卽禮汝爲師。牛頭融大師答言。若如是。責我證果。恐與道乖。昔釋迦在僧中演無上道。與僧不殊。維摩在俗說解脫果。與俗無異。此正據其內心解與不解。以爲差隔。豈言形隨證改。貌逐悟遷。故初祖大師云。若一切作處。卽無作處。無作法。卽得見佛。若見相時。則一切處見鬼。何者。若作時無作者。無作法。卽人法俱空。當念成佛。若迷無作法。則幻相現前。豈非見鬼。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宗鏡所言。自有眞實神變。與俗說不同。無非演一乘門。談無生理。一言契道。當生死而證涅槃。目擊明宗。卽塵勞而成正覺。刹那而革凡爲聖。須臾而變有歸空。豈非神變耶。洞山云。學得佛邊事。猶是錯用心。何況心外妄求。隨他勝境。不唯障理。反受其殃。如鬱頭勝意之流。所當深戒。起信論云。修此三昧者。現世當得十種利益。一者常爲十方諸佛菩薩之所護念。二者不爲諸魔惡鬼之所恐怖。三者不爲九十五種外

遣鬼神之所惑亂。四者遠離誹謗甚深之法。重罪業障漸漸微薄。五者滅一切疑惑諸惡觀覺。六者於如來境界信得增長。七者遠離憂悔於生死中勇猛不怯。八者其心柔和捨於驕慢。不爲他人所惱。九者雖未得定於一切時一切境界處則能滅損煩惱不樂世間。十者若得三昧不爲外緣一切音聲之所驚動。知此則命根一斷境不能遷世方驚心褫魄。我獨燕處超然。卽謂爲神變奚而不可。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古人於意識已剔剝分明。但不如內典之詳耳。內典八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轉識藏識。深密經又於八識外立九識。名謂之眞識。其實卽八識也。楞伽於八識約爲三種。謂眞識現識分別事識。又大乘論具說十二種識。究竟不出一心想也。妙得其門。想成智。若失其旨。智爲想。染淨非他。得喪在我。如反覆手間耳。月燈三昧經偈云。不寂者是想。寂滅者是智。若知想自性。便離於諸想。若有想可遣。是則還有想。若人作是心是想。誰所起是想。誰能證誰能滅是想。是起想法者。諸佛莫能得。卽於比處有無我離取著。若其心不生。何由得起想。若心得解脫。彼則無由起。若證於解脫心。則不思議。

華嚴論云。世尊於南海楞伽山說法。其山高峻。下瞰大海。傍無門戶。得神通者。堪能昇往。乃表心地法門。無修無證者。方能昇也。下瞰大海。表心海本自清淨。因境風所轉。識浪動搖。欲明達境心空。海亦自寂。心境俱寂。事無不照。如大海無風。日月森羅。煥然明白。此理直爲根熟者頓說。種子業識。卽如來藏。異彼二乘滅識趨寂者故。亦爲異彼般若修空菩薩空增勝者故。直明識體本性全眞。卽成智用。如大海無風。境

像自明。異彼深密經意。別立九識。接引初根。漸令墮惑長大菩提故。不令其心植種於空。亦不令心猶如敗種。解深密經。乃是入惑之初門。楞伽明八識。卽如來藏。淨名卽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直示惑之本實。與華嚴同。

永明云。徧計依他圓成。此三性法門。是諸佛密意所說。諸識起處。教網根由。三性卽是一性。一性卽是無性。何者從依他起分別。卽是徧計。從依他悟眞實。卽是圓成。由分別故。一分成生死。由眞實故。一分成涅槃。了分別性空。卽生死成涅槃。迷眞實性有。卽涅槃成生死。

永明云。昔有人死至地獄門。見一僧教誦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此人卽得離苦。乃至頌聲所及。受苦之人。當時解脫。蓋地獄心造。了知心造地獄自空耳。不唯地獄界破。乃至十法界一時破。以入眞空一法際故。

智證傳云。如世幻師。幻作男女牛馬。觀者俱生著想。獨幻師無著。了是自心所生故。又如良馬見物輒驚。獨見自影不驚。知從身所出故。

傅大士偈曰。妄計因成執。迷繩謂是蛇。心疑生暗鬼。眼病見空花。一境雖無異。三人乃見差。了玆名不實。長馭白牛車。

齊劉瑱之妹。鄱陽王妃也。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醫不能療。瑱善畫婦人。般蒨善寫人面。瑱畫王寵姬。而使蒨畫王。共臨鏡以示妃。妃見之唾曰。是固宜死於是。恩情頓歇。疾亦隨差。

南嶽思大禪師。既獲宿智通。久之四大緩弱。不能行步。自念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作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

有僧中夜起。誤踏一茄。疑其鼠也。惡傷生類。還坐懊恨不已。誦往生呪度之。須臾一鬼來索命甚急。僧曰。我非有心殺汝。辯論間。東方已曙。視之則一茄耳。於是疑心頓盡。鬼亦不見。

靈潤嘗修唯識觀。一日與法侶登山遊覽。野火四合。衆皆奔散。潤獨安步。顧法侶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逃。詎能免火。及火至滅不爲害。

問心念紛飛。難於攝伏。國清淨上座曰。卻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問主靜。曰。人心本靜。今不了自心。逐境求靜。是欲靜轉動也。善夜經釋云。直觀一念生時。不得起處。自然前後際斷。當處虛寂。

問止觀。永明曰。但了能觀之心。所觀之境。各各性空。卽妄心自息。此名爲止。常作此觀。不失其照。此名爲觀。

問成佛之理。何得目前了了。分明而見。永明曰。目前無物。是眞見佛。

程門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蓋由見性之難。須假方便以通之。故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此之謂也。龐居士偈云。世人多重金。我愛刹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眞如性。學者不知靜爲見性

之門。其流至如大慧所訶默照邪禪者。亦異乎吾之所謂靜矣。

問悟道之人。還有習氣否。曰。子患未悟耳。習氣何患。晁太傅曰。得道者如奇人驟登王位。雖有宿逋之人。自不敢干。此奇喻也。雖然。豈直不敢干之。王者一立。四海之人。悉爲編戶。更有何等處。其外而來相干耶。學道之難。爲無捉摸。得道之易。亦爲無捉摸。無捉摸則無處著力。故難。無捉摸則不在著力。故易。古德云。如將寶器。直授貧人。如夜夢千秋。覺而隨滅。迷悟之機。在一線間耳。法華經云。龍女一寶珠。值價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卽受之。龍女謂智積菩薩。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否。答言甚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文始經云。習射習御。習琴習弈。終無一事可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方子及云。孔子言爲己。乃又言克己。何耶。蓋未悟者當爲己。知己矣。又當克己。余曰。克己所以爲己也。坐人皆以爲然。久之。檢文始經曰。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與余語合。

斷際禪師曰。法華長者令子除糞者。言除惡知見也。淨名於菩薩問疾時。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言空一切相也。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言淨穢一也。凡此可謂妙得經旨。今世斥佛者。旣未嚐其胾。佞佛者又第啜其醨。執著名相。違戾眞宗。爲害滋甚。耿在倫先生有言。佛語多類易之象。詩之比。蒙莊之寓言。苟非善讀之。與癡人說夢何異。

華嚴疏云。生之無生。眞性湛然。無生之生。業果宛然。無生者生滅自無。非昔有今無也。若將心作無。轉更

成有皆屬意根強知妄識邊事所謂避峯而趨壑俱不免於患矣
空空之門雖難信入前人指示目極分明略舉數端以助鞭影三祖問達磨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對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龐居士問馬祖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時如何答曰我此間水亦無舟亦無說甚筋骨德山問龍潭曰久嚮龍潭及到來龍亦不見潭亦不見對曰子親見龍潭又石頭問大顛那箇是汝心曰見言語者是石頭喝出旬日間復問云除卻揚眉瞬目將心來曰無心可將得石頭云元來有心何言無無心盡同謗以上諸人已是漏泄不少學者猶河漢其言眞成機劣矣
法華經曰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爾乃應爲四衆廣說斯經如來室者一切衆生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由此言之世之以名利心爲慈悲以貴高心接衆生以生滅心談實相者皆得罪於瞿曇者也
佛與衆生本無差別了之則境卽成空執之則法亦爲害古德云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不達有以興慈但著有而起罪皆爲不了空有二心致茲得失
智嚴曰世人但競耳目之前寧知生死之際晁太傅曰仕宦之間暗觸禍機衽席之上密涉畏途輪轉之中枉入諸趣又曰世有怨府畏途禍胎鬼趣積習晏安於其中未曾一念覺悟可謂賢乎其言痛切可爲深省

古云黃老悲世人貪著以衆生之說漸次引之入道余謂佛之出離生死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乃修元元修既徹即知我自長生因怖死乃學佛佛慧既成即知我本無死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死爲利心豈其絕無生死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毫無悅生惡死之念則釋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第恐未悟無生終不能不爲死生所動雖曰不動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生死者在佛學特其餘事非以生死脅持人也

焦氏筆乘續集卷三

師古學暢本源

唐書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寖譌詔顏師古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之人執所習共相非詰師古輒引晉宋遺文隨方曉答援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因盼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拜祕書少監專刊正事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討析申熟必暢本源

羣經音辨

賈昌朝撰羣經音辨凡五門一辨字同音異二辨字音清濁三辨彼此異音四辨字音疑混五辨字訓得失康定中刊行先是大臣稽古不過秦漢引經議政蓋自昌朝始

婁公

張鷟朝野錄載婁公事史所未具輒錄之納言婁師德鄭州人爲兵部尚書使幷州接境諸縣令隨之日高至驛恐人煩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尚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粗呼驛長嗔之曰食何爲兩種驛客將恐對曰邂逅淅米不得死罪尚書曰有卒客無卒主人亦復何損遂換取麤飯共食之檢校營田往梁州先有鄉人姓婁者犯贓都督許欽明將罪之衆鄉人謁尚書請救尚書曰犯國法師德兒子亦不能捨何況渠明日宴會都督與尚書共坐因謂曰聞有一人犯法是師德鄉里師德實不識但與其父爲小兒時

共放牛耳。都督莫以師德寬國法。都督遽令脫枷至。尙書切責之曰。汝辭父母覓官職。不能謹潔。知復奈何。將一楪搥餅與之曰。童却作箇飽死鬼去。都督以此捨之。後爲納言平章事。又檢校他事。將行。待馬未來。於先政門外橫木上坐。須臾一縣令。不知其納言也。遂與之並坐。令有一子。遠覘之。走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納言曰。人有不相識何罪。令因訴云。有左嶷以某年老眼暗。奏解。某夜書表狀。亦得實不暗。納言曰。道是夜書表狀。白日不識宰相。令大慙。曰。願納言莫說向宰相。納言曰。南無佛不說。公左右皆笑。使至靈州驛上。食訖索馬。判官言驛家全不祇承。索漿亦不得。納言曰。師德已上馬。與公料理。往呼驛長責曰。判官與納言何別。敢不供給。索杖來。驛長惶怖拜伏。納言曰。我欲打汝一頓。大使打驛將碎事。徒涴却聲名。若向州縣道爾。卽不在生命且放却。驛將跪拜流汗。狼狽而走。其行事皆此類。司馬徽劉寬之流。無以加也。余謂此與唾面自乾語。皆有玩世不恭意。可以想見其人。

滕公知人之鑒

泰州推官滕宗諒有知人之鑒。向侍中珙。本市人操刀者。最無行檢。滕布衣日偏與狎。不以封宰待之。向私一婦人。相得頗厚。其婦人患其夫窺伺。眞堇毒斃之。洎向之來。具道其實。云茲後無礙矣。向聞之大怒。捽婦人至市。具疏其事。傳示而逸。人義之而亦不逐。或謂滕曰。向凶穢若此。而與之交。豈不累盛德乎。滕曰。似向公者。眞奇士也。爾輩碌碌焉能知之。才十數年。果奮發遭遇。出建旌鉞。首辟滕公入幕。及保釐西郊。適軒亦至。恩顧隆盛。終始不衰。

戶部張侍郎雍滕之壻也張本河朔人世作田業值犬戎入寇盡室爲虜既達漁陽暮留張在寺中主僧見之喜令侍左右將七八年例得剃度文字欲下張思之曰若髡首披緇無由逃矣是夕潛遁與牧馬者偕行始得達鄉里閭井桑麻易之他姓孑然無依因游學洛中滕時退居見張於門側召而奇之曰有前程人也吾女可以妻之歸告夫人夫人怒曰嘗謂此女奇相當擇佳壻如何與丐者是弃之耳滕曰非卿所知況已有約在官法不可移違之必貽咎夫人信而從焉乃促張定物張曰懷無百錢何力可辦滕笑曰但酒數升足矣依而餉之答以襲衣束素延於清靜處俾勤志焉來春果明經登科方克備禮成會厥後歷踐清顯周旋三紀終於卿貳之祿其子竟列閨籍焉

水明樓

蜀王衍宮詞曰暉暉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近世詞曲月明如水浸樓臺祖此然水浸宮殿雖有形容而乏蘊藉入詞曲可入詩則不可乃知杜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眞古今絕唱也

蒲禹卿

蜀王衍於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略曰今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偸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虎狼之人姦佞滿朝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切齒欲誅之衍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嗟乎衍何如主也猶能容納

直言如此。執政者略不知愧。可謂有人心者哉。至今讀禹卿之語。千載如新。可爲永歎。

顧在珣十在文

衍又有顧在珣者。托滑稽以諫。亦淳于髡優孟之流也。一日衍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懌。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朕既不能弔伐。彼又不爲臣子。此所以憂耳。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以十在文進。曰。只如興士木於禁中。選驍雄於麾下。爰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宮殿於遐方。命鑾輿而遠幸。爲釁之端。爲禍之源。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謬處腹心。斷牲命於戲玩之間。戮仇讎於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朱光嗣在。受先帝之付囑。爲大國之棟梁。既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之驕矜。徒爲貪鄙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謬陟烟霄。殊非謇諤。與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姦謀則事頰舌之能。心口傾危。尚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慘毒。心恣貪殘。焚熱軍營。要寬私第。不顧喧騰於衆口。惟思自任於愚懷。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市刑聚貨。叨爲郡守。實負天恩。瘡痍已偏於陽安。蒙蔽猶憑於內密。有田魯儔在。爲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迴同於上苑。金珠未滿於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爲留守。入掌樞機。無謂無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澄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敷對惟誇於便捷。佐時不識於經綸。素非忠勤。實爲忝竊。有嚴凝日在。唱亡國之音。衒趣時之伎。每爲巫覡。以翫聖明。致君爲桀紂之昏。使上乏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人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衍覽之大笑。賜

綵五百段。加開封府。余以謂聞在珣之言。當慟哭不暇。而直付之一笑。何哉。所謂十在者。以古準今。何代無賢。非獨蜀人而已。

次韻非始唐人

世傳詩人次韻。始於白樂天、元微之。號元和體。然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爲薄上氈。今爲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綿時。繼室代答。亦用絲時兩韻。是次韻非始元白也。陳後主集有宣猷堂燕集。五言曰。披鉤賦韻。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韻得迮格白赫易夕擲斥拆唶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是先書韻爲鉤。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類也。但韻以鉤探。非酬和先倡者爲小異耳。至近世探韻者。直取一韻。非全篇用之。與古又自不同。

鹽法

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弊。請立糴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韓愈條詰之。平叔詘服。夫榷不能無弊。而至官爲糴鹽。尤爲非體。子瞻曰。平叔者。不知何人。必小人也。殆非過論。近日鹽法愈密。商竈兩困。而官亦未得其利也。友人袁儀卿。欲盡弛舊法。令民有力者煑鹽。聽人自爲貿易。但於關津立官榷其稅。聞者忻然。以爲易簡可行。不知唐時原自榷鹽矣。

馮商

史記周陽由傳武帝卽位吏治尙馴謹賈誼傳孫賈嘉好學遷不應稱武帝亦安得逆知有賈嘉耶觀張湯傳贊如淳注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劉歆七略云商與孟柳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然則續貂者有商與柳不獨褚先生矣又後漢楊終傳肅宗時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則今之史記豈得爲遷本書也

日南

古中土立土圭光景尺寸而占地理遠近不知直以中國言之五三侯服間已自差別況異域乎舊唐書日南志晉將灌邃攻林邑王范佛破其國五月五日卽其地立表表在北而日景在表南九寸一分故自北景以南皆北戶以向日也夫日南在中國之南開北牖以南納日景天竺在中國之西則開東戶以受西景以知宇宙之大未易限量鄒衍所言未可以閎闊不經論也

三越

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楚人敗越乘勝盡取吳地故東至浙江越以此散漫他出公族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海上朝服於楚此卽謂東越南越閩越也東越一名東甌今温州南越始皇所滅今廣州閩越今福州皆句踐之裔

石頭城

孫權初都京京者京口也獻帝建安十三年周瑜旣破曹操於巴邱權還京十五年劉備自至京從權借

荊州權以備領荊州牧備過秣陵勸權徙治之張紘先時亦言秣陵形勢可爲治所十七年權遂作石頭城徙治之改爲建業此石頭城之始也宋程尙書言六朝都殿皆在覆舟山南而石頭城乃在覆舟山西十里以外蔡洲之北城在山上三面臨水亦不正在大江之內因水國恃舟爲險而舟來多經石頭此所以爲鎭守要地也按歐陽公于役志言庚子次江口壬寅夜乘風次淸涼寺癸卯晨至江寧府今淸涼寺正石頭城處然去江尙不啻十四五里蓋江邊沙壅爲洲漸成平陸非復當時之舊矣今儀鳳門靜海寺石壁往往有前人繫纜題字今亦不可維舟也

新豐

西京雜記是後人假托爲之其言高帝爲太上皇思樂故豐放寫豐之街巷屋舍作之櫟陽冀太上皇見之如豐然故曰新豐然史記漢十年太上皇崩諸侯來送葬命酈邑曰新豐是改酈邑爲新豐在太上皇既葬之後與雜記所言不同酉陽雜俎稱庾信作詩用雜記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其非漢人書益明矣

施

晉語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爲大戮施注施陳其尸也卽肆諸市朝是已肆諸市朝者磔也梟也皆以戮死爲不足而加以尸肆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而宗族有罪罄於甸人皆一理耳一解施用也不施其親言屬苟在親則設爲流放竄殛之類以代眞刑是爲不施也

三墨

韓子曰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鄧陵氏之墨相芬氏之墨孔墨之後墨分爲三儒分爲八出意林

亮采惠疇

亮采惠疇言能明別其事而分使致力疇類皆蒙其惠也一相得人分爲法守者各歸其分百官賴之是爲亮采惠疇也唐虞之師師高宗之乃僚同心禹傳說實使之也說者謂疇卽儔古字通耳觀左氏取我田疇而伍之杜曰竝畔爲疇畔田疆所抵也以疆界相竝爲疇卽儔朋之義漢志疇人分散亦指史官朋儔也不必以疇爲儔

刀瘡藥

葉南巖公余應天尹少巖鐶父也刺蒲日有赴愬者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矣公惻然躬取刀瘡藥搗治令舁至幕廳委謹厚者善視之戒其家人勿令前略叱罪狀收其仇家於獄餘盡釋之或問其故公曰此人不卽救死矣死卽抵命者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幾人干證係累者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特一鬬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卽骨肉亦有甘心者不可不防之也未幾傷者愈而兩家之訟息公之存心亦仁矣哉今記其方端午日取韭菜搗汁和石灰杵熟爲餅陰乾用以敷傷處血卽止雖骨破者亦可合有奇效

韓詩外傳

佛典引韓詩外傳有孔子曰老筐爲雀老蒲爲葦二語又引韓詩外傳曰死者爲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脈歸於澤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腸歸於露毛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今本俱無之

秦不絕儒學

鄭夾漈論秦不絕儒學有曰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況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之亡魯爲守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阬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

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乃一時事耳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覩全書未免乎疑以傳疑然則易固有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吾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蓋爲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其詞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以來書籍至今百不存一二豈亦秦人亡之哉學者自亡之耳

禹貢荷誤作河

禹貢導荷澤被孟豬入于荷益爲滎浮於淮泗達於荷本同一荷字案說文荷字音柯注引禹貢浮於淮泗達於荷與導荷澤同則是達於荷非達於河也許愼所見猶是古文尚書後人傳寫之誤遂改荷爲河

陸德明又音如字。不知淮泗入河。必導於汴。是隋煬帝始通。彎時未有也。說者牽合傅會。或指鴻溝引河水入泗。安知非禹之迹。或謂當必有可達之理。傳注亦莫知折衷。然陸氏於菏澤下音柯。又工可切。於浮於淮泗達於河下。亦注說文作荷。工可切。水出山陽胡陵南。則非九河之河明矣。如字之音。陸氏誤也。新安王氏曰。濟入河溢爲滎。會于菏。注於泗。則河爲菏益明矣。

徐廣索隱注

史范雎傳。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概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作關。謂關涉於王心也。徐音同。非也。二說皆誤。用脩因徐說。遂以概作同。收入古音。又好古之過矣。按莊子。豈能無概然於心邪。正與此合。猶今云大概者耳。凡徐注索隱注。皆淺陋可笑。不可勝舉也。

提耳

詩。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提音抵。言附耳以教之也。禮少儀。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史記。薄后以冒絮提文帝。漢書。景帝以博局提殺吳太子。揚雄酒箴。身提黃泉。皆作抵。音若作平聲。當作揿扯之義。不如前說爲近雅也。

亢倉子檮杌

亢倉子。卽莊子庚桑楚也。其書本唐王士源作。士源作孟浩然集序。自言入終南山脩亢倉子九篇。乘檮杌元吾邱衍作。王禕吾子行傳備言之。此書有衍小序云。與晏子春秋相似。疑出於一時。蓋託言之耳。古

人有所著作而託於人以傳者不可勝數然其意與劉炫僞造魯史記連山易諸書攫賞者自不同也王元美巵言謂亢倉子爲僞書蓋未見源序耳

人字

何比部語予豐南禹道生曾論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仁原是人字蓋古人作亾因改篆爲隸遂譌傳如此如幷有仁焉亦是人字也予思其說甚有理孝弟卽仁也謂孝弟爲仁本終屬未通若如豐說則以孝弟爲立人之道於義爲長

仙遊觀詩

韓翃仙遊觀詩疎松影落空壇淨細草香生小洞幽香生俗本作春香非也影落香生自是的對又上句砧聲近報漢宮秋豈當復著春字邪

王勃集序

楊炯集二十卷今不傳第詩數十篇耳近童珮搜訪遺文合爲十卷有王子安集序中云文中子之居龍門也睹隋室之將散知吾道之未行循嘆鳳之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大典以贊孔門討論漢魏迄於晉代刪其詔命爲百篇以續書甄正樂府取其雅奧爲三百篇以續詩又自晉太熙元年至隋開皇九年平陳之歲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薛收爲之傳未就而歿君思崇祖德光宣奧義續薛氏之遺傳製詩書之衆序危舉藝文克融前烈詩書之序並冠於篇元經之傳未終其業命不我與有涯先謝又

注周易。窮乎晉卦。又編次論語。各以羣分。窮源造極。爲之詁訓。又注黃帝八十一難。撰合論十篇。見行於代。此亦可爲文中子非僞書一證。

尚書敍錄

歸熙甫題跋一篇云。某少讀尚書。即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敍錄。忻然有當於心。揭曼碩、稱其綱舉目張。如禹之治水。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己亥歲。讀書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爲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眞僞。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極力摸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不同。固不待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愼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攷。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掇拾於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僅僅垂如綫之緒於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爲之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實有以成之。而今列於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襲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嘆也已。余未及見吳公書。乃依彷其意。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敍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攷焉。

千門

王右丞詩。鑾輿迴出千門柳。用建章宮千門萬戶事也。歸鴻欲度千門雪。卻望千門草色閒。皆本此。俗本千門作僊門。謬甚。

元夕詩

蘇味道元夕詩。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古本是不惜夜。梁鍠觀臥美人詩。落釵猶冒鬢。微汗欲沾裳。古本是欲消黃。言漢宮黃額粧也。甚妙。俗士無知。妄改可恨。李嘉祐早秋旅泊。七夕何人望斗牛。若七夕當作女牛也。

火辰金虎

陸士衡詩。在漢之季。皇綱幅裂。火辰匿暉。金虎曜質。火辰。心星也。明則天下和平。闇則天下喪亂。金、太白也。虎、西方白虎昴也。太白入昴。是金虎相薄。則有亂兵。

旁死霸

尚書。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霸。古魄字。

黃帝合而不死

史記律書。武帝詔曰。乃者有司言星度未之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察也。蓋聞昔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注家至此。爲說各異。至謂不死爲仙。仙既無預律曆。又名察度驗。皆無訓釋。予以爲武帝病言曆者於星度執泥死法。苟用其說。輒推步不行。惟黃帝舊法。嘗總會星辰次

舍部位而其法可以展轉推求如律呂相生不至死泥故謂合而不死也其曰不死猶今語所謂得活法而文中子以爲圓機者也史記黃帝推筴之語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周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此其謂終而復始者正展轉相生之法故孟康謂黃帝作曆終而復始無窮已之意既已得其終而復始之法則星可推曆可起故曰名察度驗名察者以星之名而考察其所次度驗者即其躔度以知其所行故清濁五部氣物分數皆可稽考而曆立矣

傳注

古人未爲訓傳子思孟軻欲發明論語皆別自爲書中庸與七篇是也道德經之有列莊亦猶是也易之彖象繫辭本不與經文相附至王弼乃以合之非其初矣爾雅之於詩彙聚而枚釋之則眞傳矣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定名矣

注疏

談苑曰唐貢舉三禮所試用孔穎達疏而注乃用李林甫甚相矛盾事下有司胡旦駁其非案唐制孔疏既成詔頒之天下學者不得違疏此之兼用李說者當是林甫勢盛人不敢議耳以理推之唐世此詔大爲未當聖賢之言豈一端而已學者當曲暢旁通各極其趣安有立定一說而使天下強屈其見以從一家也宋初此風猶在故有試當仁不讓於師者疑訓師友之師於理不安而訓以爲衆宰相以其與先儒

爲異黜之此仍唐之習見未改也又有試館職以詩之綠竹爲題者以竹爲篠簜之竹而先儒以爲王芻泔試者指爲異說黜之亦是唐習也富韓公嘗論其非矣國初朱注與古注疏同頒學宮未嘗定爲一說奉行者執泥乃更甚於唐宋近日稍稍自出意見以伸其說此足以破前代之謬也

民獻十夫

管蔡世家太史公曰管蔡作亂天下皆疑唯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凡十家故因附之世家此十人者豈大誥所謂民獻有十夫者耶

行不由徑

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方直如棊枰行必遵之毋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脩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也晚周此禁雖存人往往棄蔑不守獨澹臺滅明不肯踰逸自便則其平日趨操可知子游舉此以答聖人正舉末明本豈可謂爲末節而不足以見人也哉後世形容霍光者亦曰進止皆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以見其端審之極跬步無失也

忿

孟子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徐鍇曰說文無恝字至心部忿字引孟子爲釋乃用忿字從心從介其義爲忽與今孟子文不同凡說文引六經論孟多異今文不獨點畫偏旁雖其語意皆不同也古今傳寫魚魯相變閒失聖賢本旨甚多而不可究詰也

營田

屯田營田不同名。則其制必有異。通典載宇文融括天下隱田之法。曰浮戶十共作一坊。官立閭舍。每丁給田五十畝。爲私田。任其自營種。每十丁於近坊更共給一頃。以爲公田。共令營種。十丁歲營田一頃。一丁一年役功三十六日外。官收共爲百石。此外更無租稅。既是營田戶。且免征行。必不流散。（營田戶是融本語。）如此棄地。卽爲公田矣。案此名營田者。是給公田令浮戶爲官營種。十丁一年共種公田一頃。不與編戶給田納租同。故云營田也。若屯田。則咸屯兵爲之。趙充國、鄧艾、羊祜皆是也。故云屯田。今江南民租官田者。皆名屯田。蓋國初時本以屯兵爲之。今入民戶。猶仍故名也。山東巡撫都御史多帶營田。則是營種官田也。恐此名始于宇文。而其制已具。晁錯傳矣。其異者。錯行諸邊上。融行之民間也。

關雎棠棣

傳曰。周道缺而關雎作。又曰。召穆公糾合宗族而作棠棣之詩。此之云作。謂關雎棠棣。先已入樂。至康后召穆公。循按均調。考擊鐘磬而振作之。故名之爲作也。與始作翕如之作同義。非謂康后召穆。創制此詩也。左氏（六卷。）於召穆作棠棣之下。復有文曰。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周召穆公亦云。杜氏注曰。言周之懿德者。指周公之時也。謂召穆公亦云者。言周公已作之詩。召公歌之。故曰亦云也。然則周公已著棠棣。召穆從而歌之。蓋文王之時。已有關雎等詩。故棠棣之燕兄弟。已在小雅未廢之前。則其先作後述。次第可見矣。

御六氣之辨

李頤云六氣者平旦爲朝霞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半爲沆瀣幷天元地黃爲六氣王逸註楚詞曰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已後赤黃色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並天元地黃之氣是爲六氣

百骸九竅六藏

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大小腸膀胱三焦謂之六府身別有九藏氣天地人天以候頭角之氣人候耳目之氣地候口齒之氣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四故九此云六藏未知所出

羊角

莊子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卽摶扶搖之狀夢溪筆談云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西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官舍居民悉卷入雲中又志林云眉州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三十餘年忽一日天淸無雷池有聲如風雨魚盡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二事所紀正與莊子同

齊物論

公孫龍之說極可笑然莊子時卻自盛行於世如齊物論一篇多是闢其語如是非彼是因非因是非指非馬堅白同異皆公孫龍之言

丈量

涇野曰天下要事爲土田然天下田畝甚不能均國初丈量田地攢造魚鱗册以均其稅庶絕重累然欲丈量在得人尤在得法田政既清他政自舉近蘭州人段紹先爲南職方郎中先令河南杞縣嘗如此量之令田戶報實畝數各四至插標於田中畫爲數區每區各註某人之田若干畝數於册及躬臨其田隨地掣籤量之驗畝認糧遂得一縣田清而稅均故天下事只在得其人也

寇京兆

寇司寇有善政爲京兆尹時武廟南巡有太監豫選女子千餘人以俟乃居之空倉中數日死者一二十人寇公請於太監曰此女子將候御幸而菜色如此恐反取罪太監懼曰何以處之寇公曰莫若令其家人或酒肆食店領出籍記其姓名臨期召用亦未爲晚太監從之女子得出感寇公之仁無不號泣者一言而活千餘人

冠禮

涇野曰冠禮有賓拜冠者受之又有見於母母拜之此如何可行看來禮壞于周末亦因其文大繁也某在解時令民間行冠禮設一飯請冠者宗親或比鄰三五輩會食冠者跪令識字者曉以成人之道隨令冠者參神主拜父母如此而已曩嘗遇劉參政謝僉憲師弟皆年七十餘處深山窮谷中設飯相留都略去禮文其稱道師傅如童蒙時無異言論朴實更無虛文縟禮宛然古人風度可愛也

王三原

涇野曰三十年前風俗猶有古意如都御史王三源先生至京見一閣老以羊毛口袋爲餽閣老怪問之曰此物何爲先生不以爲輕也對曰可盛米二三十年當時風俗之美如此近日甯有此耶又曰三原先生少甚貧與二三友在太學躬自炊爨更衣而出後來勳業卻甚好去年至順德見都御史朱公裳甚清苦有古人風度昨過白下副使李公重雖未知其中見其環堵蕭然不覺嘆服甚恨至此數年不得一見此人也

安南

涇野曰安南不征爲上策甚不得已征之莫若起兩廣士兵熟知道路且糧草又便可以奏功其活百姓多矣又如西北邊糧草全賴陝西小民肩擔驢馱謂之空運某先人亦曾親上邊粟近來變而納銀是以糧草漸乏不能濟急於一時故古人貴儲粟且前人立下法子決不可輕易改之此二事乃今日南北之急務也

羅整庵

涇野先生說羅整庵甚佳彭用邇曰此有源流乃其翁先自佳也故三子皆賢且貴聞一子畜鹿俟丁祭貨之冀多得錢也翁知其意稱疾不起三子跪問欲延醫良久乃曰欲得鹿肉不須藥也其子應曰某有鹿即殺之未進而疾瘳其子愧悟先生曰用邇之學乃大進如此非平日用心體認天理焉能記得此事

左氏論字義

左氏春秋論字者數處以毀則爲賊而資以守典以止戈爲武而達于用兵以反正爲乏而定伐惡之謀以鳳蟲爲蠹而立養生之戒

蒼頡

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土人呼爲藏書室周時無人識秦李斯始識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十二字

板本之始

漢以來六經多刻之石如蔡邕石經楷康石經邯鄲淳三字石經裴頠刻石寫經是也其人間流傳惟有寫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而已蜀母昭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經景德中又摹印司馬班范諸史與六經皆傳世之寫本漸少然墨本訛駁初不是正而學者無他本刊驗司馬班范三史尤多脫亂其後不復有古本可證眞一恨事也

九萬里

莊子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此言北冥至天之里數若中土至天頂則又不止此按考靈耀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圓周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圍直徑之數又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游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並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徑天

中央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地常升降于三萬里之中四游之說元出周髀文渾天家未有未知然否但其以天度紐算里數似爲可據又鄭元注周禮以句股求表景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爲天徑之半者乃日下距地之里數耳去以六月息者鵬起北冥而徙南冥經行半周天之里數故止消半年而息以見鵬飛亦合天度也

官天地府萬物

官天地者天地爲吾官守之司也府萬物者萬物爲吾府藏之物也寓六骸者寄寓而不執著象耳目者彷象而非眞實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一其心之所知而心未嘗陷於物以死也應前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二句出循本

蒼蒼

循本蒼蒼遠望之色已止也此不過解說九萬里一句恐人認蒼蒼者便以爲天之極處疑無有九萬里故言大虛中如野馬塵埃者乃造物以此氣相吹者也人囿此氣中但遠望則蒼蒼然今仰而觀之其蒼蒼者是天之正色邪抑上面猶遠而無所至極邪自蒼蒼而上尚無窮極是以鵬去得九萬里至于自上視下亦如此蒼蒼者則爲有形之地矣止於此耳不可復去矣蓋言蒼蒼之上非如蒼蒼之下去不得也

漢郡萌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昏精絕。故蒼蒼然正與此合。

處世

隨筆。論士之處世一條最妙。輒錄於此。士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据几正坐。噫嗚訶筮。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遊。惟恐不給。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忻戚於胸中也。視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及委之以去。了無顧戀。遭横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我之爲我。晏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尚書古文

余嘗疑尚書古文之僞。筆乘已載梅學正、歸太僕二人之言爲據。昨偶見趙子昂眞蹟一卷。中一篇亦具論此。乃知人心之同然也。第恨其書不可見。今錄其序于此。曰。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爲經。以其爲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樂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學者不察。尊僞爲眞。俾得並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嗟夫。書之爲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僞亂其閒邪。又幸而覺其僞。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邪。余故分今文古文。而爲之集註焉。嗟夫。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

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

患不得之

語云。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子瞻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及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乃知古本如此。今本偶脫一字耳。

面朝後市

寓簡云。神宗御經筵。方講周官。從容問面朝後市何義。侍講官據王氏新義對曰。朝陽事市陰事。故前後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論陰陽。朝者君子所會。市者小人所集。義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驚。漢周之末。禮樂散亡。六國之君。獨魏文侯好古。漢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年百八十餘歲。獻其書。孝文奇之。自言善鼓琴瑟。能導引。故壽如此。竇公亦異人也。考竇公所獻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然則周官實周之遺書。非後世僞作。自六國時已亡失不完矣。今之存者。往往出於漢儒應募所作。非全書也。

顧篆論易

唐人顧篆。深於易學。嘗言易更三聖。猶天三辰。同麗太極。自漢田丁京劉以來。百派奔湊。惟唐一行方見天機。神交羣物。智斟人事。制動也有泥。變通也無方。嚮之支流委輸於我。其紬繹祖述三十有餘家。鶩精于擱撫。置巧于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而已。徐氏之於禮。善容而已。劉禹錫嘗指龜筮訊之曰。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博而知也。故設象以致意。拂有以取無。取當其粗。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爲

捶鉤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爲運斤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爲卦體。物理爲爻位。物附人事者以象焉。內取諸身者以象焉。得樞於環中。迎數于象外。自然之理。莫知其然。雖欲強名。措身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於此乎。觀顧生之言。蓋遂於易者。恨不見其他著述。以盡考其所學。獨劉夢得載此語於誌中。故表而出之。

焦氏筆乘續集卷四

性論

宋范浚字茂明學者稱香溪先生考亭嘗取其心箴載於孟子集註浚有性論二篇其見地超然殆宋儒所僅見者特爲表而出之論曰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僞有僞非性僞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者爲愚知而不迷者爲智不迷而止焉者爲仁仁卽心心卽性性卽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而寂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所以強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靜名者焉然後爲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性以性爲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楊同論於軻不能無譏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是而爲衆說之惑苟捨衆說而自求其是則是得而衆說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爲善乎將以爲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之僞而指以爲性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以古人之不善者無踰桀紂誠惡矣龍逢比干言其不善則諱而怒之是知不善之可恥者固自善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揚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強爲之說曰人之性也善

惡混。雄不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爲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而爲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爲知性之深也。雄豈眞知性哉。且水之源無不清。性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是未嘗窮源者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雄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爲不足以盡性。豈性與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知性。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爲足以盡性哉。其言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爲足以盡性。則一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與聖與神爲言乎。故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教人也。

古易

古人欲發明聖賢經傳。皆自爲一書。不以相附。如孔子作十翼以贊易。子思孟子作學庸七篇明論語。莊周作莊子以明老是也。自王弼始以十翼雜於經文。不知易文有韻。不可以他語間之。且伏羲有伏羲之易。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又有難強同者。故朱子作本義以還其舊。成化間一俗儒復分散。如王弼本。業舉者便之。至今遂不復見易之原文。良可嘆也。宋人云。晁說之作古易。象象別異於卦爻。欲學者不執象以論卦。不執象以論爻。語爲得之。然謂古易作於說之。甚謬。

文子

文子有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余立朝幾十年。會時事棼棼。日懷憂慮。竊見同事無與共憂者。意愈皇皇若不能朝夕。相知者謂余無責守。何必乃爾。然余方竊祿於朝。萬分不能解歸來巖棲采蕨。與味蕭然。乃若弛於負擔者。但謂樂其身治。則深有愧焉。宋人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當以其言書紳自警。

觴政

魏文侯與諸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殆卽今之酒令耳。唐時文士。或以經史爲令。如退之詩。令徵前事爲樂天詩。閒徵雅令窮經史是也。或以呼盧爲令。樂天詩。醉翻衫袖拋小令。笑擲骰盆呼大采是也。

水田衣

王少伯詩。手巾花氈淨。香帔稻畦成。王右丞詩。乞食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稻畦帔、水田衣、卽袈裟也。內典。袈裟字作畧㲲。蓋西域以毛爲之。一名逍遙服。又名無塵衣。

草追贈制

宋翰苑不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史彌遠贈中書令。追封魏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之。本朝事體亦然。余在詞林。自請爲二制。一爲余師耿司徒。贈太子少保。謚恭簡。一爲余座主許少傅吏書。贈太傅。謚文穆。

賀表

穆廟登極。一時賀表。最稱高閣學所撰。其警策云。三十徵庸。允協重華於帝德。月正受命。適符元始於王春。以穆廟卽位在正月。年適三十也。余謂徵庸非卽位事。正原非平聲。未爲甚愜。今上册后。南都賀表。屬余代之。后爲京師產。而婚期以三月。余有語云。矧桃天在望。會逢春日之載陽。而葛藟非遙。益信大邦之有子。見者頗謂爲切當。

古名字

新安吳敬甫名元滿。博雅士也。精意字學。所著有六書正義十二卷。一日。余與論古人名有傳譌者。卽其字可是正之。如焦隱君名。書傳一爲先。一爲光。卽字孝然。知其爲光。范冉一作丹。卽字史雲。知其爲冉。無疑。敬甫深然之。因略舉數人。如蔡雍少爲顧雍所愛。顧以其名與之。詩雍雍喈喈。因字伯喈。今作邕者非。謝朓字元暉。知從月不從目。其兄名朏。可以類推。王簡栖作頭陀寺碑者。楊用脩辨其名爲㠯。音徹。不爲巾。亦非也。說文。竹從兩个。个竹枝也。一作箇。據字簡棲。知其爲个耳。巾與个篆相似而誤。（謂巾爲㠯。是說文通釋。用修本此。）

王司馬

王公諱號西石。湖廣石首人。爲巡撫時。行經邊適虜騄至。公入一堡中避之。自念虜方憩吾徐引去易易耳。但目擊虜闌入而不爲之計。是明我國無人也。因登堡四望。無兵馬可驅策。獨一鉅礮名大將軍者在

焉。公募能點放者。懸三百金賞之。適父子三人應募。礮發聲震天。羣虜皆爲齏粉。聞者自是以邊材歸之矣。居南都。一儒生爲守備前驅所呵。因大詬。諸生且爲訟於公。公曰。守備尊矣。諸生宜引避。而敢爲非禮。是於朝廷爲犯分。於諸生爲敗羣矣。敗羣者。諸生當共擯之。多言奚爲。衆屏息而散。今居位者不能爲此言也。與江陵連姻。覩其日橫。力辭歸。江陵籍沒時。連及其黨數人。無指議公者。時江陵眷屬閉一空室中。橐饘不至。公獨載一舟。實薪米魚菜以給之。曰。彼有罪與否。我不敢知。聊以盡姻戚情耳。是時衆方掉臂不顧。公獨拳拳如此。世之宵人。但喜人趨承。不知趨承我者。皆異日掉臂不顧者也。可爲永鑒。

王元順

王潺。字元順。東阿人。潛心力學。步趨言動。皆有準繩。嘗危坐靜室。月餘不出。曰。當其靜極時。心如皎月當空。平生所疑。觸處皆悟。

郭魯

郭魯。東阿人。父履。洪武中爲濮城教諭。坐在任九年。士無中式者。謫戍雲南。魯及弟純。皆以其年中式。因上疏請代。其詞有曰。李密孫男。尚能報其祖母。緹縈女子。猶得續其父刑。今臣父病體衰羸。年垂六十。跋涉萬里。道路艱危。桑榆之景無多。客死之期立至。有親至此。生子奚爲。書奏。成祖憐之。召還。仍以爲鄄縣教諭。

夏公德量

夏原吉德量閎厚人莫能及或問量可學乎原吉曰吾少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之自熟殊無相校意是知量可學也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大事當如小事如先自張皇則中無主矣人謂庶幾韓魏公云

蔣性中

蔣性中華亭人宣德丁未舉進士有司以故事爲立表於門時罌竇湖水溢人久病涉性中曰與其榮吾家無甯以利吾鄉乎卽移所費爲石梁湖上往來便之蔣歷官給事中江西參議

包懷德二事

包懷德浙之金華人官至河南按察使修撰邵宏譽嘗言其二事懷德爲御史同官楊某蜀人也往使雲南時無家人在京以數十金托包屬俟其還歸之楊死於道其家不知有寄金也包遇其鄉人輒以告卒歸金於其家包鎭遼東鄉人胡文善爲驗封郎中緘一書置包笥語左右俟包歸乃發之不數日自沈於井以死包既歸發書意以家爲托因持書哭詣其家則無妻子一女甫十歲遂攜歸養育教導如己女及笄擇良家子治奩具割田莊以嫁之此與范文正歸死友之金吳文肅嫁故人之女何異劉忠愍集具載之

瘞鶴銘

焦山瘞鶴銘華陽眞逸撰上皇山樵書今剝落不可讀其全文見董逌書跋茅山志載唐顧況隱於菖蒲

潭石墨池上自號華陽眞逸。撰焦山瘞鶴銘。的有可據。如此而前輩梦梦。或以爲逸少。或以爲陶隱居。皆臆度語耳。

子瞻

子瞻高才重名。爲時君所知。一時宵人。共出力排之。僧了元所謂特忌子瞻爲宰相耳。近人輯長公外紀。可謂詳備。然宋史猶有二事極可笑。閹人梁師成擅權。王黼蔡京悉諂附之。而謬以文自高。至竄名進士籍中。自言爲蘇軾出子。時方禁誦軾文。訴於上曰。先臣何罪。自是長公之文乃稍出。又有李彥者。銜鈐轄范寥。誣其刊蘇軾詩文於石。指爲十惡二閹之好惡。亦慘絕矣。當時師成之請得行。而察彥捃摭亦令勒停。未至如後世盡無公論也。

石鼓

岐陽石鼓。唐韋應物、韓退之、謂爲宣王之鼓。宋程泰之、以爲成王鼓。趙明誠、謂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及。獨歐陽永叔以爲可疑。其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至今千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難獨存。趙明誠謂秦以前碑。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粗石。性堅頑難壞。殊未然也。至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餘萬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見。據北史蘇綽傳云。周文帝爲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筆皆依其體。而周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

丁巳狩於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爲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既倣書則詩體倣詩亦無疑觀武帝太和元年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古詩亦其一證也況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金石二錄凡篆文出三代者皆鐘鼎器物款識無刻石者唯贊皇山吉日癸巳四字以爲周穆王時書詛楚文以爲春秋時書世傳比干吳季子墓碑雖皆刻石前哲已辨其僞漢書郊祀志起少昊顓頊歷三代直至秦始皇始有立石頌德之文故隋志所收有始皇石刻前此未聞則石刻當斷自始皇爲始始皇所以刻石者亦傳國璽有以先之耳韓韋臆度之語要不足據鄭夾漈金石略指爲秦篆然亦無的證

越絕書

越絕書鄭夾漈經籍略等皆以爲子貢所作殊無據此書終篇業具姓名讀者未審耳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又云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去得衣乃袁字米覆庚乃康字禹葬會稽是會稽袁康著耳文屬辭定自於邦賢言此書非庚自作口承天吳字與原同名平字是邑人吳平所共定如參同契所謂委時去害與鬼爲鄰百世一下遊遊人間陳敷羽翮東西南傾湯遭阨際水旱隔幷亦自隱魏伯陽三字古人好爲狡獪乃爾

逸詩

逸詩篇名見於經傳者有南風見家語及尸子卿雲盍歸乎薄招雍孝成晳陽南陽初慮朱干苓落歸來緩漫十一篇見尚書大傳皇之陀白雲黃竹見穆天子傳明明崇禹生開三篇見汲書麥秀采薇見史記

鳩飛支二篇見國語新宮見燕禮及左氏武宿夜采齊狸首三篇見禮記大隧之中大隧之外轡之柔矣祈昭河水茅鴟六篇見左氏淇水見琴錄駕辨見楚詞豐年網罟二篇見夏侯元辨樂論及隋樂志八闋破斧燕燕晨露見呂覽驪駒見大戴禮及漢書客毋庸歸見漢書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童夏齊夏族夏祓夏敖夏所謂九夏也見周禮皆金奏有聲無詞白水見列女傳戰國策引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又樹德莫若滋除害莫若盡又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又大武遠宅不涉又服亂以勇治亂以智立傳以行教少以學墨子引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晏子春秋引詩曰樂矣君子直言是務呂氏春秋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又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又唯則定國又無過亂門說苑引詩曰緜緜之葛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又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報人必報有德史記引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集韻引詩曰佞人如蜮列子引詩曰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似不類三百篇語氣左氏引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又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定集人未定又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又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又淑愼爾止無載爾僞又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又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又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國語云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荀子引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又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又墨以爲朗狐狸而蒼又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又長夜漫兮

永思窮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又涓涓流水。不壅不塞。穀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戴記引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甯。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又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弓既平張。四侯具良。決拾有良。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蹌其堂。乃節其行。既順乃張。又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大戴禮引魚在在藻。厥志在餌。莊子引靑靑之麥。生于陵陂。尚書大傳引舟張辟雍。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管子引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列女傳引浩浩白水。鰷鰷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漢書載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又四牡翼翼。以征不服。又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凡此數十處。其音響與三百篇何異。史稱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當時刪取之餘。不爲不多。如此類是已。

匹馬

書。文侯之命。馬四匹。古今言匹馬。皆謂一馬也。文心雕龍曰。古名馬以匹。蓋馬有驂服。以對竝爲稱。雙名既定。雖單亦復稱匹。如匹夫匹婦之稱匹是也。韓詩外傳。謂馬夜行目光所及。與匹練等似。不如劉說爲長。

鰒魚

鰒。步角反。郭璞三蒼注曰。鰒似蛤。偏著石。廣志云。鰒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北齊顏之

推云。卽石決明。肉旁一年一孔。至十二孔而止。以合歲數。登州所出。其味珍絕。然漢以前未聞其貴。至王莽欲敗時。但飮酒嗌鰒魚而光武時。張步據靑徐。遣使詣闕上書。獻鰒魚。又臨淄太守吳良。賜鰒魚百枚。則兩漢時已自珍之。宋時淮治北屬。江南無復能得。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今則視爲常品。往往乾之。以百枚爲一串。用餉京貴。物之貴賤有時如此。

解脫殿鐵鏟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鐵鏟甚巨。梁天監中鑄。東坡游寺詩。蕭翁古鐵鏟。相對空團團。陂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山川失故態。怪此能獨完。是也。鏟有文可讀。云天監十八年太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十月乙卯。皇帝親造鐵鏟於解脫殿前。滿貯甘泉。種以荷蕖。供養十方一切諸佛。以佛神力。遍至十方。盡虛空界。窮未來際。令地獄苦鏟。變爲七珍寶池。地獄沸湯。化爲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脫衆苦。如蓮花在混。淸淨無染。同得安樂。得涅槃城。斯鏟之用。本給烹鮮。八珍興染。五味生纏。我皇淨照。慈被無邊。法喜禪悅。何取腥羶。爰造斯器。回成勝緣。如蒼碧水。生發紅蓮。道場供養。永永無邊。後字二行。書官人名。並五十石鏟四字。蓋種蓮供佛之器。近修京口三山志。不知載也。

李杜

謝康樂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劒竟何及。撫墳徒自傷。以後二句。足前二句。李太白亦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甯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至老杜詩中。往往有之。喜弟觀

到詩云。待爾嘖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寄張山人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臥病云。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盃罌。晴詩云。啼烏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如此類甚多。不可悉舉。

藏書

五代諸君。惟南唐與蜀。最嫺文學。宋初取天下。典籍藏之內府。獨二國多善本以此。江南徐鍇。字楚金。少精小學。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所讐書尤審諦。所著有說文解字。蜀相王鍇。名同楚金。字鑑祥。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精謹。二人風尙相似。如此。李氏二主。妙筆札。嗜書畫。有獻者。不惜倍價酬之。宮中所積圖籍。不可勝數。尤多鍾王墨跡。然僅僅作小詞。工墨竹而已。孟氏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作書林韻會。又非李氏所及。今韻會舉要。乃宋人黃公紹。撮孟書成之。非其全也。

韓忠獻

韓忠獻公。少年家貧。學書無紙。莊門有大石。就上學書。至晚洗去。遇烈日及小雨。卽張小繖自蔽。時印板書絕少。文字皆是手寫。每借人脫落舊書。必詳爲節錄。以備檢閱。仍如法縫粘還之。冀他書可更假也。其艱苦如此。今子弟飽食安坐。典籍滿前。乃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能不自愧。

不煩繩削

爲詩殫竭心力方造能品至於沛然自胸中流出所謂不煩繩削而合乃工能之至非率易語也子美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潤甘苦齊結實太白云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又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櫓中流鵝鸛鳴如此等語醞釀於胸中氣象自別知雕繢者不足道矣

三日

明皇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壽夭時裴冕爲河西留後梁鳳言不半載兵起公當以御史拜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安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問以三日曰雒日即滅蜀日當不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即位而冕遂相

穆應之

穆應之後唐內園使延輝姪也天成三年赴舉京師時趙鳳知舉甚嚴峻應之乃就宋巡官卜卦卦成宋曰先輩今春未有喜座中一僧不以爲然請穆於寺塔前共語曰宋巡官術不工貧道見秀才面上官氣已動即三五日成就驟承帝王非次之恩穆曰何由得此僧曰君豈自由此宿生之分耳穆殊不信後一日應之因省延輝與內園吏微服入園中潛遊會帝乘小駟與五七宦者出長春殿倉卒避竹林邊帝召見應之稱臣延輝之姪應舉已試闈入內苑願歸首領帝急召延輝問曰此卿之姪邪對曰是帝忻然曰卿乃有骨肉赴舉大是美事立命武德使孟漢瓊宣名與中書與一美官授河中府永樂主簿翼日詣寺

求前僧。皆曰無之。乃於東室見古畫。皁衣梵僧。其面貌昨所見也。授官去卜時才五日。僧云宿生之分。豈不信哉。

雕板印書

蜀相毋公蒲津人。先爲布衣。嘗從人借文選初學記。多有難色。公歎曰。恨余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願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學者。後公果顯於蜀。乃曰。今可以酬宿願矣。因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書。復雕九經諸史。兩蜀文字。由此大興。洎蜀歸宋。豪族以財賄禍其家者什八九。會藝祖好書。命使盡取蜀文籍諸印本歸闕。忽見卷尾有毋氏姓名。以問歐陽炯。炯曰。此毋氏家錢自造。藝祖甚悅。卽命以板還毋氏。是時其書遍於海內。初在蜀雕印之日。衆多嗤笑。後家累千金。子孫祿食。嗤笑者往往從而假貸焉。左拾遺孫逢吉詳言其事。如此。

趙縱

太僕卿趙縱。郭汾陽之壻也。爲奴當千。發其陰事下獄。留當千於內侍省。張鎰諫曰。太宗謂侍臣曰。頃有奴告其主。極敝法。特須禁斷。自後奴告主者。盡令斬決。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悖慢成風。動遭誣告。今趙縱下獄。奴在禁中。大體所關。有乖教化。上深納之。於是杖殺當千。鎰乃召汾陽家僮數百人。以死僮示之。此等事聽訟者不可不知。

九辯

九辯。余定以爲屈原所自作無疑。只據騷經。啟九辯與九歌兮一語。幷玩其詞意而得之。近覽直齋書錄解題載離騷釋文一卷。其篇次與今本不同。首騷經。次九辯。而後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諫。九嘆。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按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則釋文篇第。蓋舊本也。以此觀之。決無宋玉所作攙入原文之理。天聖十年陳說之序。反以舊本篇第混幷。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之。不知於人之先後。正自舛謬而後人反沿襲之。可怪也。

素問

胡安定先生設教。一富人子從之。少有羸疾。安定令讀素問一過。其人懱然不敢恣。漸疾差。昨見范公與韓魏公書云。承有微恙。尋已平復。人之生也。分天地之和。不調則氣不平。氣不平則疾作。今人十二時中。寢食之外。皆徇外事。無一時調氣治身。安得而不爲疾邪。請那十日之功。看素問一遍。則知人之生可貴也。氣須平也。和自此養。疾自此去矣。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醫者所能言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夫以魏公之賢。公之鐫勉如此。況他人乎。

易簀

吳幼清禮記纂言中。解曾子易簀一條。眞足正先儒之失。特記之。爾雅以簀爲笫。而疏釋笫爲牀版。按史記。范雎傳。雎佯死。卷以簀置廁中。簀可卷屍。非牀版明矣。古者牀笫之上有席。席上有簟。簟最在上。故顯而見其美。今之竹簟。或以元黃赤白諸色。間織如錦文。意卽童子所謂華而皖者也。禮寢簟之制。原無貴

賤之異。但貧者質。富者華。以季孫所賜。與曾子平日所用不同。童子見其華美。必大夫家所造。故曰大夫之簀歟。非謂此大夫之簀。非士所當用也。使曾子不易此簀。而終亦無不可。故子春與元申皆不欲易。而曾子不然之者。蓋禮雖無戾。然不若終於常用質素者之爲正也。君子臨終。其謹有加於平日。平日夜臥在燕寢。將終必遷正寢。平日有女侍。將終一切屏去。不死於婦人之手。皆與常時異。故曾子生時。可寢季孫之簀。至終必易之。而用常時之簀也。倘大夫士簀有差等。則季孫之賜。曾子自不當受。受之亦不當用。今業已用之。至於將死而不易。其於禮制無不可也明矣。若如舊說。是曾子自安於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子竟以非禮終也。是曾子師弟父子之見。皆出一童子下。豈理也哉。其謂德與姑息者。謂因彼一言。得以去華就質。安處吾素者。童子之愛我也。以父病劇不可動。以幸須臾之生者。元之愛我也。其意甚明。

荷堅

荷。姓。草下付。世爲氏酋。其家後池生蒲。長五丈。節如竹形。於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爲氏。至荷洪。以識有草付應王語。又其孫堅始生。背有赤文隱起。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八字。因改姓荷。名堅。以應之。出崔鴻十六國春秋。世書從符者誤。

痩死

痩死之痩音愈。在爨押。病也。詩。交相爲瘉。與痩通。漢律因饑寒而死曰痩。

榷酤

漢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說文榷水上橫木所以渡者爾雅謂之石杠亦曰略彴蓋榷酒之法作桷於漢迄於宋元不改當時之議謂榷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稅酒則利在百姓而官吏有不便其初改榷時至謂投醪江流見者撫膺椎罌破缶在在嗟怨括馬供磨騷及編氓伐木爲薪至空嶽麓且倡優當壚糟雜郡齋糟糠豪豕充斥後圃凡酒家一孔之利鉤抉靡遺酒貴米賤既相遼絕重法以禁不爲衰止掾邏之卒旁午達道連坐之人填溢犴圄甚至中下之家閱月踰時不知酒味小有譬嫌動相誣訐龜山先生言所在官吏遂張樂集伎以來小民政之不美未有甚於此也前代更有醋禁礬禁等類我朝悉舉而蠲之可謂高出千古矣

蔡侯紙

漢書蔡倫傳言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尚方令蔡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之帝善其能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又湘中記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石臼云是倫舂紙臼也

水排

漢書杜詩爲南陽太守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百姓便之排當作橐蒲拜反冶鑄者爲橐以吹炭即老子所謂橐籥也今激水以鼓之謂之水橐如今水碓水磨江南處處有之

鉛筩

趙廣漢教吏爲鉛筩。鉛音項。說文。受錢器也。筩。竹筒也。師古曰。如今盛錢藏鈄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鉛或筩。皆爲此制。而用受書令投其中也。近世有司有令投匭告密者。是其遺法。

女中包胥

華陽國志。言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卽遣子撫率三千人。會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此與古包胥何異。而灌以稚年一女子能之。尤振古未聞。

箴石

漢書藝文志。箴所以刺病也。石卽石箴。古所謂砭也。箴之林反。砭。彼廉反。古之攻病。有箴有砭。今箴在而砭絕矣。

令甲宣帝紀

蕭何承秦法。作爲律令經。令有先後。故爲令甲、令乙、令丙。顏師古曰。甲乙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他如甲第甲仗。亦同此說。

馮瀛王

五代史補言馮瀛王在中書日有舉子李導投所業爲贄馮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爲不可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了無怒色向南都一學使新至集諸生唱名有與同姓名者占二語令其屬對曰藺相如司馬相如既相如又何相如生應聲曰魏無忌長孫無忌爾無忌我亦無忌學使笑而釋之

任元受

眉川任伯雨有戇草二卷向見於祕閣今名臣奏議亦略載之其孫盡言字元受事母盡孝母老病未嘗暫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語話太多或憂喜稍過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腑臟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後知故用藥無不效也張浚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獻老母不以貽公也況能舍母與公軍事乎浚聞之不敢強也後秦檜死公論猶未定高宗召湯鵬舉爲侍御史盡言時爲選人以啟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綸榮膺橫榻輒陳管見少助風聞靜言有宋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乃若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鷺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徼時簞豆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縉紳之口一時誦籍半坐流言父子至於相持道路無復偶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既乏

朱雲之請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沒之姦備極寵榮之典願言彈擊無置渠魁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歷唐子方之下此啟一出一時公議大明姦諛膽落至今讀之其人可以想見余尤愛其言母病數語曲盡情事可爲孝子事親之法

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曰木瓜楙木可食之物也按詩之意乃以木爲瓜爲桃爲李如今所謂假果者亦畫餅士飯之義耳初學記六帖於木瓜門引衞風木瓜之詩亦誤

關雎

大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詞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脩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氏章句曰詩人言雎鳩正潔敬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之說淑女正宮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

論語

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卽今所行篇次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元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名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昌邑中尉王吉少府朱畸琅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尙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吉名家古論語者魯共王壞孔宅得古文論語於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淳曰分堯曰篇後子張問爲從政篇篇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國爲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行爲世所貴禹以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竝爲章句列於學官漢末大司農康成就魯論張包周篇章參考齊古爲注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吏部尙書何晏集孔包咸周馬鄭陳王周生說幷己意爲集解宋侍講學士邢昺爲之疏古文者科斗文也卽蒼頡本書周所用

紫蓋黃旗

少司寇朱公鴻謨撫吳時嘗問余向聞紫蓋黃旗是何說余曰吳書陳化使魏魏文帝酒酣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之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心奇其辭又江表傳丹陽刁元使蜀司馬徽與劉廣論運命歷數事元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乎但知爲符瑞未明言其爲氣也及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又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始知其所出朱爲

之擊節嘆賞曰。昔讀丹鉛錄。知紫電青霜。今因公得知紫蓋黃旗。君子所以貴三益之友也。

鳥鼠同穴

導渭自鳥鼠同穴。孔傳。謂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蔡氏以爲怪誕不取。按甘肅志。涼州之地。有兀兒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貔貅。有鳥曰本周兒者。形似雀。色灰白。常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也。涼州屬隴右道。然則孔說非誕。

六經之後四人

陳止齋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撫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爲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玉帳

子美送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又送盧十四侍御云。但足銅壺箭。休添玉帳旗。王洙注。玉帳術云。兵書也。增釋者不過引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而已。至玉帳旗。則不能通矣。按顏之推觀我生賦云。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又袁卓遁甲專征賦云。或倚直使之游宮。或居貴神之玉帳。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如玉帳然。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李太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戌爲河魁。謂玉帳在戌也。淺識者當未易解。

改蜀都賦

左思別傳思作三都賦疾中猶改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山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礧礰火井騰光而赫羲此語甚工今本作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雞倏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焰飛煽於天垂似不及改本鬼彈見水經注瀘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爲鬼彈

四臣學於大師

散宜生南宮适閎夭大顚皆學於大師詩疏附先後奔走禦侮總言文王之臣宜力任事如此非專指四臣四行天顚舉於漁獵見墨子

古史官

古史官見於經者書有史逸及太史司寇蘇公蘇公卽太史故稱公非呼太史而使書蘇公事蓋是時蘇公以太史領司寇事耳其他可見者史過史墨史克之類亦多漢儒言容成造歷大撓作甲子皆黃帝史官

君陳

周書有君陳篇王伯厚以君陳爲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見坊記注又竹書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平公卽君陳周公子伯禽弟疑注疏之言本此